

清真釋疑補輯





聖諭廣訓



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奉

上諭朕評回漢古今之大典。自始之鴻道也。誘真歸邪。不法之異端。種種生焉。已往不咎。再造犯者。斬漢官諸臣。時享俸祿。按日朝參。而回教逐日五時拜主。讚聖。並無食朕俸。亦知報本。而漢不及回也。通曉各省。如漢官民。因小不忍。藉端虛報。回教謀反者。職司官先斬。後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違命。勿負朕有愛道之意也。欽此。

雍正七年四月初七日奉

上諭直隸各省皆有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既為國家之編氓。清真釋疑補輯

即俱為國家之赤子。原不容以異視也。數年以來。屢有人具摺密奏。回民自為一教。異言異服。其強悍刁頑。肆為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等語。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遺家風土俗。亦猶中國之人。籍貫不同。則嗜好方言。亦遂各異。是以回民有禮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別。要祇從俗從宜。各安其習。殊非作奸犯科。惑世誣民者比。則回民之有教。無所庸其置議也。惟是凡人生產之地。雖有不同。而皆同具此天良。習向之教。雖有不同。而皆同歸於為善。回民處天地覆載之內。受朝廷養育之恩。其教之大略。不能外於綱常仁義之事。則為回民者。可不孳孳。

國朝
集賢堂
書

大清
書
御
藏

好善共勉爲純良乎。朝廷一視同仁。回民中出身文武科名。拜官受爵。洵登顯秩者。常不乏人。是其漸摩禮法之中。服習詩書之教。回民亦無異於眾人。則其修身善行。守法奉公。以共爲良民者。亦回民中之本心也。至於賢愚不一。回民中固有刁悍爲匪之人。而漢人中能盡無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異視。而以治眾民者治回民。爲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異。卽以習回教者習善教。則賞善罰惡。比之政自無不行。悔過遷善。下之俗自無不厚也。如陝西之回民。較他省尤多。其私販聚賭。私藏兵器。種種不法之業。屢出較他省回民爲甚。又如禁宰牛隻。乃勸民

清真釋疑補註

二

務農勤稼。所以重惜力耕之物命。聞各省居住之回民。頗有怨言。且有私自屠宰者。此則居心殘忍。不務本奉法之一端也。朕念萬物一體之意。豈忍視回民於眾民之外。特此詳加訓誨。爾等回民。當知率由禮義。講讓興仁。勿恃強而凌弱。勿倚智而欺愚。蓋刁頑兇悍之習。王法所不能容者。亦必回教之所不容。孝悌忠信之風。名教之所樂許者。亦必回教之所共慕。倘自謂別有一教。怙惡行私。則是冥頑無知。甘爲異類。憲典具在。朕豈能爲爾等寬假乎。自茲以後。父誠其子。兄勉其弟。姻亞族黨。互相箴規。盡洗前愆。束身向善。以承天地覆載之恩。受國家教養之

澤豈不善歟。直省各督撫等。所有回民居住者。務宣布朕意。咸使聞知。特諭欽此。

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據署理安徽按察司魯國華奏稱回民居住內地。隨處皆有。考試營業與居民無異。自宜懷遵歷度。乃伊不分大小。建不諭。閏月以三百六十日為一年。始記某日為歲首。羣相慶賀。名曰拜年。又平日尙白。早晚皆戴白帽。設立禮拜清真等寺名色。不知供奉何神。每立把齋名目。伊等既為聖世之民。應遵一統之正朔。服朝廷之衣冠。豈容私記歲月。混戴白帽。作此違制異服。

清真釋疑補遺

三

之事。請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應禮拜等寺。盡行禁革。倘怙終不悛。將私記年月者。照左道惑眾律治罪。戴白帽者。以違制律定擬。如地方官容隱。督撫徇庇。亦一併照律議處等語。查回民之在中國。其來已久。伊既為國家之編氓。卽皆為國家之赤子也。朕臨御天下。一視同仁。豈忍令回教獨處於德化之外。是以曾頒諭旨。訓以興孝勸忠。望其型仁。講讓服教。慕義共為善良。卽數年以來。亦未見有回民作奸犯科。逞兇肆惡。且其中有志上進者甚多。應試服官。同於士庶。而以文武科名出身。洵登顯秩。為國家宣力效忠者。常不乏人。如從前之馬進良馬雄。近

日之哈元生者。不勝枚舉。皆令名勞績昭著者也。至回民之自爲教規。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猶中國之犬。五方風氣不齊。習向亦因之各異。其來久矣。非近日加增之俗習。歷代亦未通行。禁約強其畫一者也。魯國華所奏甚屬苛刻怪誕。回民何嘗不遵正朔。而祇以其私記時日。卽加以不遵正朔之名。回民何嘗不遵服制。而祇以其便用巾冠。卽加以不遵服制之罪。至於禮拜清真等寺名。亦不過如各省村邑崇奉土俗之神。皆爲祀典之所不載。何獨於回民刻意苛求。指爲罪案乎。從前參奏回民甚多。陳世倌於雍正元年。便亦如此具摺條奏。朕曾切責。今

清真釋疑補輯

四

魯國華於朕已經降旨。通行訓導回民之後。仍復如此陳奏。不知其出於何心。若回民果有干法犯紀之處。國憲具在。當按律懲治。並無曲宥回民之條。倘回民本無過愆。而大小官員等。俱因習尙少有不同。以此區區末節。故意苛求。妄行瀆奏者。朕必嚴加處治。魯國華乃庸碌之材。因道員不勝其任。調回內用者。祇因安徽一缺。需員署理。一時不得其人。是以暫且委用。伊於本分職掌。有益於地方之事。不知悉心辦理。向分外條陳回民風習。妄事更張。且請嚴定法律。通行禁約。使無辜之回民。俱不得其所。此等條奏。非有挾私報復之心。卽欲惑亂國政。著將魯

國華交部嚴察議處特諭欽此

吏部謹 奏為遵

旨議處事。竊臣等議得魯國華署理按察司事務。並不將有益於地方之事悉心辦理。乃以回民之末節妄行瀆奏。甚屬有乖職守。應請將署理安徽按察司事大僕寺少卿魯國華照溺職例議以革職。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旨魯國華著革職留任。回京贖罪効力行走。安徽按察司印務著該督撫商酌委員署理。欽此。

清眞釋疑補輯

五

順天府府尹兼國子監祭酒臣孫嘉淦謹題為

聖主之德澤愈深。回民之向化愈切。仰懇代 題恭謝

天恩事。雍正八年六月二十日據回民太醫院院使兼光祿寺卿

臣趙士英趙廷瑞等呈稱世居 鞏下久沐

皇仁。於雍正七年四月初七日欽奉

上諭教訓回民至詳至細。愚夫愚婦。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涕零。愧悔勉勵。今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署安徽按察司魯國華有

禁革回教之奏。復蒙

皇上軫念愚蒙。曲加寬宥。跪讀 上諭。句句揭回民之情。拜聆

聖言字字發回民之隱。凡屬回民心悅誠服。感戴等於地厚天高。慶幸極於途歌巷舞。臣等躬逢盛世。疊受皇恩。知教誨出於睿慮。不啻面命耳提。感安全斷自宸衷。誰不銘心刻骨。從此登仕籍者報國期於致身。列膠庠者抒忠乃爲盡孝。牽車服賈者遵道而勉爲良民。于邦舉趾者守分而樂爲善類。共求無愧於教規。即可無犯於國法。子子孫孫。生生世世。永思圖報於萬一耳。敬抒忠悃。恭謝

天恩。聯名具呈叩懇代題等情。到臣衙門。臣竊惟王者效天

法地。並育兼容。聖賢與物胞民。同仁一視。殊方異俗。悉上

清真釋疑補輯

六

帝之蒼生。踐土食毛。皆大君之赤子。粵稽前代。咸擴遠謨。

禹甸之迹。至流沙周府之丈來。肅慎日禪。輸忠於漢室。契苾効力於唐家。蓋衣冠雖殊。同秉秀靈之性。但使撫綏有道。誰無忠愛之心。矧茲回民久居中土。魏晉以來。於今爲盛。人歌舊德。戶服先疇。豹略虎韜。多奮鷹揚之選。鴻儀鳳羽。羣登鵠立之班。旣已一德一心服。天朝之雅化。所望惟懷惟保。託聖世之旃幪。欽惟我

皇上奉三無私。以一有眾。堯天丕冒德澤。洽於八方。湯網宏開。容保徧於九域。風清徼外。化已行於四十八家。慶洽寰中。

恩尤加於一十五部。前者館垣岑。柔仰見安全撫育之周。茲復
諭旨頻頒。曲盡勞來匡直之意。昔周官懷方柔遠。制其職名。以所
能制其貢。各以所有。王制通欲達情。備其教。不易其俗。齊其
政。不易其宜。以古視今。時移道合。天度無外。既已視爲一
家人。各有心。誰不勉爲徧德。青衫采芾。皆深愛戴之忱。白叟
黃童。共識尊親之義。惟其感。恩。服。教。悉。已。革。面。洗。心。是。以
稽首攄忱。羣効嵩呼。山祝臣職司。畿甸志切承宣。五教敬
敷。思廣時雍之化。四民勤撫。宜通閭巷之情。觀此回民遷善
慕義之惻忱。益見

清真釋疑補輯

七

皇上易俗移風之德政。所當恭疏代。題以揚盛治者也。謹

題本年七月十一日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註西漢金日磾。休屠國王太子武帝元狩初。

滅休屠。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上奇其貌與語。知其賢。拜
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賜姓金氏。當馬何羅謀
逆。日磾碎其頸而投之殿下。得拴縛之。窮治皆伏辜。後元二
年。帝病篤。詔立弗陵爲皇太子。卽昭帝。時年八歲。以日磾輔
之。謝曰。臣外國人。不如霍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乃以光爲大
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同受遺詔。輔少主。共領尙書。

事初武帝以日禪有功。遣詔封秬侯。辭以帝少不受。後病困。光白封之日。禪臥受印綬。一日薨。謚曰敬生。兩子賞建俱官侍中。恭順有父風。袁了凡曰。秬侯狄奴也。乃誨子有法。而霍光縱子奢侈。金不肯納。女後宮。而霍以陰妻之。謀立女爲后。誅馬何羅之功。霍益受封。而金固不受。其賢否昭然千古矣。契苾一曰。契苾羽。按北史。苾作苾。爲十五部落之一。有契苾何力。事見本集。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內閣鈔出署理陝西巡撫臣畢沅跪奏爲遵旨查明覆奏事。竊臣承准尙書額駙公福

清眞釋疑補輯

八

字寄內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奉

上諭阿桂等奏查明甘肅撒拉番回約有六千多戶等因。欽此。欽遵寄信到臣。查陝省各屬地方回民居住較之他省爲多。

而西安府城及本屬之長安渭南臨潼高陵咸陽及同州府屬之大荔華州漢中府屬之南鄭等州縣回民多聚堡而居。戶口更爲稠密。西安省城內回民不下數千家。俱在臣衙門前後左右居住。城中禮拜寺共有七座。其最大者係唐時建立。各寺俱有傳經掌教之人。或一二人至數人不等。俱稱爲阿洪。亦另有奉。上諭稱爲師傅。回民各歸各寺念經。不相

統屬。並無新教。亦無總掌教之人。至西安回民大半耕種畜牧。暨貿易經營。頗多身家殷實。及曾任武職大小員弁。並當兵科舉者。是以較他處回民稍爲體面。至外州縣及村堡市鎮。凡有回民處所。亦各有禮拜寺。並延訪熟於經卷之人。教授回經。彼此各自管理。不相關會。查此等回民。歷代以來。久居內地。食毛踐土。其實與土著居民無異。其中良莠不一。並非一例狡頑。從前長安回民械鬪案件頗多。臣抵陝後。留心體察。究因地方有司管教不善所致。非心存姑息。遇事寬縱。卽因其回民而有意從嚴。不辨是非曲直。處置失宜。旣不足

清真釋疑補輯

九

折服其心。遂致私圖報復。互相仇殺。肆其兇頑。實由於此。臣數載以來。隨時整飭。有犯必懲。凡遇民間鬪涉案件。必爲秉公。試斷。從不好豫設成心。並面加訓諭。回民之中紳士及掌教等。令其安分守己。交好訓勉。該回民等頗遵約束。甚屬安靜。近年以來。行兇逞匪之事。已覺稀少。前因撒拉番回逞逆。陝省回眾恐被株連。牽累未免。稍有驚惶。臣卽出示廣爲曉諭。河州番回作逆。自取滅亡。與內地良善之回民毫無干涉。令其各安本業。毋致驚疑。該回民等無不感頌。

皇仁現在安堵如常。遠近甚爲甯貼。但關右回民甚眾。平時亦多

赴甘貿易。恐奸良雜處。難保必無滋事之人。此後容臣隨時留意。是不可以空言遂加量察。如實有隨同新教。或別立邪教。煽惑愚民等事。卽當立刻查拏。奏明嚴辦。以絕根株。倘不過尋常念經禮拜。並無別項不法款蹟。卽毋庸另立科條。紛紛查辦。致滋擾累。以免回眾驚疑。所有陝省回民。並無總掌教名目各緣由。理合隨文報之。便恭摺奏覆。臣因欽奉

上諭。後將各屬實在情形。復加密訪。是以具奏稍遲。伏祈

皇上睿鑒。謹奏奉

硃批覽欽此。

清真釋疑補輯

廣西巡撫臣朱椿跪

奏爲盤獲回匪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一日酉刻。據桂林府知府貴中孚。

稟稱。奉諭查緝匪徒。茲於桂微偶有一人。初蓄辮髮。狀似還

俗僧人。詢稱伊名海富潤。係廣東崖州三亞村回民。遊學已

閱九年。髮因病脫。新蓄未長等語。查其行李箱內。有鈔錄回

字經二十一本。據稱或係自鈔。或係買來。至其中有無違礙

無從識辨。又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一部十本。天方字母

解義一本。清真釋疑一本。天方三字經一本。俱係江甯回人

劉智所著。袁國祚等於乾隆四十暨四十三等年刊行。板係

袁氏家藏各書內大義通係揄揚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語其書名至聖實錄已屬僭妄且以本朝人譯刻而於廟諱御名不知敬避又序引凡例紀事辯論等類狂悖荒唐之處不一而足嚴訊海富潤據供於乾隆三十九年間自籍起身歷經廣西湖南湖北安徽陝西等省除安徽無人傳經外其餘均有傳經供飯之人而在陝省大荔渭南等縣最久所帶前項五種漢字書係四十六年自陝西回至漢口因病居住禮拜寺有寺側開張帽店之同教江甯人袁二所贈等情並據兩司稟同前事由臣查回字經二十一本臣愚昧因

清真釋疑補輯

十一

不能辨識有無遠礙之處而漢字五種實多狂悖荒唐且該犯由陝西回粵恐係甘省番回漏網逆黨其供認各省均有傳經供飯之人似此煽惑人心尤應逐一究明從重案擬治罪臣現在提犯研鞫確實情節飛咨該犯原籍廣東嚴查有無另有悖逆不法字跡並咨江南暨各省督撫查繳前項書籍板片解京銷燬併咨李譯刻散布暨著書贈書各犯審擬治罪謹將搜獲各書敬繕清單同書咨部恭呈

御覽所有盤獲回匪搜獲書籍緣由恭摺由驛馳遞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奉

上諭據朱椿奏盤查回匪搜獲書籍現在嚴辦一摺內稱據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稟報盤獲廣東崖州回民海富潤有鈔錄回字經二十一本又漢字天方至聖寶錄年譜等書係江甯回民劉智所著書內大意約略揄揚西域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據該犯供稱得自江南回民袁二所贈已咨各督撫查繳書籍恐係甘省漏網逆黨以此煽惑人心現在逐一嚴究從重審擬等語所辦殊屬過當甘省蘇四十三係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今已辦盡根株其餘舊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陝省及北直居住者尤多其平日所謂經典亦係相沿舊本並非實有謗

清真釋疑補輯

三

毀顯為悖逆之語且就朱椿現在籤出書內字句大約俚鄙者多不得竟指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無知各奉其教若必鯁鯁繩以國法將不勝其擾况止年甘省逆番滋事係新教與舊教相爭起衅並不藉經典為煽惑朱椿獨未聞之乎朕辦理庶政不肯稍存成見如果確有悖逆狂吠字跡自當按律嚴懲不少寬貸若如此等回教書籍附會其詞苛求字句甚非朕不爲己甚之意此事著卽傳諭朱椿並畢沅等竟可毋庸辦理嗣後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將此一併傳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本日據薩載奏接准廣西巡撫朱椿咨摺回民海富潤案内
之改紹賢等三犯當卽轉飭查辦解赴江蘇撫臣究審一摺殊
屬非是此案海富潤鈔錄回字經卷及漢字天方實錄年譜等
書其書內大意約略稱揚西域回教俱與回民持誦經卷無異
自唐宋以來早已流傳中國現在相沿舊本在回民中已屬家
喻戶曉並無誘毀悖逆之語是回民之各奉其教卽與此時之
僧道喇嘛無異焉能盡去其人而火其書乎此案前據朱椿奏
到節經降旨通飭各省督撫毋庸查辦乃薩載接准朱椿咨會

將眞釋疑補輯

五

並不權衡事理之輕重遠行飛飭各屬將改紹賢等搜察押解
究審如此矜張辦事殊非大臣實心任事之道實屬可鄙可笑
薩載之任封疆在督撫中尙屬老成歷練明白曉事之人乃亦
與朱椿之初任巡撫遇事毫無注意者相同能不知所愧乎地
方大吏遇有倡立邪教卽戒眾斂錢之事自當實力嚴查究辦
務淨根株以除風俗人心之害若回教民人各省皆有毋論西
北省分居住固多卽江省一帶零星散居其飲食作息俱與平
民相等不過不食狗豕肉耳如以傳習經卷與邪教悖逆之書
一例查辦則安分守法之回民轉致無所措其手足且從前山

東王倫及甘省王伏林等不法滋事。回民中卽有首先奮勇打仗者。卽上年蘇四十三之事。其回教回民倡義率眾協同官兵剿捕。甚爲出力。經朕節次獎賞。朕視回民人等皆吾赤子。各省督撫安得歧而二之乎。現在此案查拏改紹賢諸人。雖據薩載摺內聲明業經遵旨概行省釋。其書籍版片亦卽給還。並當出示詳悉曉諭回民。務使循分守法各安本業。毋致驚惶擾累。倘各省督撫若因此旨遂致因噎廢食。將地方實係邪教重案。亦藉詞慎重姑息。養奸竟置不辦。則是誤會朕意不度事理。將來發覺時恐不能當其罪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新眞釋疑補輯

十四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保甯奏稱據華亭縣知縣林培田稟稱廣西省查出回匪海富潤事內有華亭縣所屬名改筠之人係提督衙門書辦。隨將改筠拏交該縣審訊。並令搜查家屬。有無別項不法書本等語。此事本不應辦。已經明降諭旨曉諭各省督撫矣。保甯在乾清門行走多年。而隨同阿桂在軍營經練事體。不比閩鄂元朱椿一樣。未曾經練事體者。此等回字經卷。乃眾回俱有。保甯豈不知之。今並不分晰事之輕重。虛應塞責。卽將改筠拏審。並搜查家屬。所辦甚屬非是。著將保甯申飭。欽此。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甘省逆回滋事。先經革職總督李侍堯奏稱此事因小山回匪田五謀興新教起衅。朕以該犯欲興新教。何必糾眾謀逆。降旨飭詢。始據該督將本年正月內由田五前往靖遠哈得成哈奇家商同謀逆各情節覆奏。又據西安將軍傅玉泰訊之甘省居民。僉稱眾回匪於上年五月卽修理石峯堡。並約定於本年五月五日從事。通渭等處亦據報係同日被賊搶劫等語。是賊人肆逆不法。早已豫蓄奸謀。並非因爭教起事。夫內地回人其來已久。我國家威稜遠播。平定準噶回部。西域咸隸版圖。新疆

清真釋疑補輯

五

回人年班入覲。往來絡繹。內地民人亦多至回疆貿易。其有查對經卷講習規條者。相習爲常。例所不禁。遂有紅帽白帽新教舊教之名。其實新疆之回人。正其舊教也。且現在內地回民所習之教。所講之經。皆與喀什噶爾葉爾羌等處回人經教無異。原無新舊之別。况內外均屬編氓赤子。順則恩有必加。逆則法無可宥。今賊首田五已就殲斃。其餘黨馬翳子李翳子等。膽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聚眾鳴張攻城掠堡。卽屬回教中之邪教。如僧道中白蓮教之類而已。昨已命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前往督辦。並派京兵及飛調四川屯練降番。暨阿拉善鄂爾

多斯各處蒙古兵丁。到彼協剿。大兵雲集。諒此么魔小醜。自無難速就殲除。至阿桂福康安於剿滅賊匪後。祇須將賊人經過煽誘之處。所有平時與賊勾結知情及賊人起事後。代為往來送信接濟糧食之人。卽係邪教亂民。必須實力搜捕正法。勿使復聚。如李侍堯之養癰。其餘並未從逆之回人。不必更分新舊教。皆係良民。概無庸波及。以免株連。總以查此事祇當分別從逆與否。邪正之殊。不必論其教之新舊。卽如僧道原非例禁。如白蓮等教之必應查究者。亦以其左道惑民聚眾滋事也。嗣後阿桂等奏摺內。凡從逆回匪俱稱爲邪教。不必復分新舊教之名目。俾回民等咸知朕洞悉其教根源。不分畛域。斷不肯因滋事賊匪。將無辜守法良民一併株連之至意。將此通諭中外。並著阿桂福康安及各直省。於凡有回民處所。謄黃徧貼。宣示知之。欽此。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恩麟奏。益茶廳大股回眾。經文武各官開誠面諭。悔罪乞降。懇請解散。徒黨聽候查辦。一摺。據稱益茶廳屬回目王大桂等。因平遠所匪徒各處傳帖。內有奉文剿滅回教之語。以致回眾驚疑起事。經該廳同知莊裕崧。護涼州鎮總兵萬年新。輕騎出城。以大義責其變亂之罪。並將前降曉示。陝西漢回之旨。對眾宣示。講解各回。俯聽無不感泣悔罪。懇求收復各股。旋將蕭和城三百戶股匪。招撫解散。內有匪首馬彪等。抗拒不服。經王大桂等立時殺戮。又捆獻各股匪犯七名。固原匪首馬祥率黨圍

清眞釋疑補輯

十七

竄。亦經拏獲殲斃。該署督現派署臬司楊炳銓。馳赴固原秉公查辦。並將王大桂等先行賞給六品功牌。辦理甚爲合宜。漢民回民均係朝廷赤子。陝西構衅以來。百姓慘罹鋒鏑者。不下數百萬人。興言及此。能物愴然。前經明降諭旨。宣示並令帶兵大員。但將爲首滋事之匪殲除。其安分良回。概不准其波及。良回中有被脅勉從者。倘能悔悟解散。並免究治。迄今數月。悔罪輸誠者。固不乏人。勾結擾害者。仍復不少。該回民等久隸中華。同受國家覆育之恩。食毛踐土。二百餘年。其間游登仕版者。亦復不少。豈無天良。何至甘爲叛逆。推原其故。始則由地方官辦理

不善。遇有互鬪等事。未能持平妥辦。以致仇衅日深。繼而陔回。倡亂。自知爲法所不容。時造洗回謠言。冀煽同類。而無知漢民。又常以殺回之語。轉相傳述。豈知朝廷一視同仁。初無歧視。嗣後各帶兵官及地方文武。務當分良莠。不分漢回。於抗拒滋事者。盡法剿滅。安分守業者。妥爲保護。悔罪乞降者。亦准量爲寬貸。漢民人等。亦不得藉團練爲名。尋仇擅殺。自干重咎。庶乎仇衅日消。同登祚席。以無負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同治十二年二月 日

欽差大臣陝甘總督爵閣部堂左宗棠諭爾等回民知悉。回教以穆罕默德爲宗。卽今回民所行之老教。其經典亦是教人學好向正。並無異端參雜其中。千數百年來之有改。亦無悖亂不經之事。自干刑戮。久爲

聖世所兼容。惟乾隆四十餘年。馬明心蘇四十三田五等犯。自西域歸傳授新教。煽惑愚回。馴至結眾爲逆。遂經

天威掃蕩。誅滅無遺。近如馬化澂潛以新教煽惑各處回民。兇猷日熾。經大軍剿滅淨盡。卽馬桂源自稱得受西方聖人玉印。

清真釋疑補輯

能號召回部。曾因辦教起衅。致敗兵端。復以詭詞效順。得守鄉郡。旋與其兄本源勾通。客回抗拒官軍。公然背叛。現在該叛兄弟妻子均已悉數就擒。解省審辦。是新教在天方爲異端。本穆罕默德之罪人。在中國爲妖孽。乃

國家必討之賊。爾等試思。從前千餘年老教。久享太平。何以百餘年新教一興。屢遭誅夷之禍。前鑒不遠。後患宜防。旣經奏明嚴禁新教。奉

旨尤應一律遵守。永杜異端。共肅

聖化。嗣後遇有海裏飛滿拉等。復敢以新教潛相煽惑者。十家長

百家長卽拘送官司審明嚴辦勿爲所惑自取滅亡其從前
誤被新教煽惑者准其遞具甘結概予免究如陽奉陰違仍
從新教者查出嚴辦斷不姑容各宜凜遵特示

清真釋疑補輯

光緒壬午十一月余奉

命同威勇公委散秩大臣成正甫為長文襄公後裔前往
賜奠庫克訥爾札薩克多羅郡王某道出乎秦隴之區所
過輒問風俗將至皋蘭見一叟衣擁敗絮身猶負販
狀若甚窘也者余憐而問之以子之年尚何為而事
此叟喟然曰僕身經回亂妻子流離田廬不守敢不
奔走以救飢號余聞斯言不禁悵然有感曰子言回
亂子亦知其故而悉其人乎夫回始盛西土厥類甚

序

繁迹其效順

國威奔走偕來雜處中土迭承

列聖褒嘉視同赤子有願服官及游藝者聽之文武科途與

漢人一體是雖來自殊方迥異他教其閒雋材迭出
懋著勛勞代不乏人厥後禮教不齊人心漸渙不逞
之徒因而煽惑在奉法者或能自全而無知者思謀
不軌其愚可悲其禍可憫近者賴督師左侯相仰體
皇仁無業者已皆安插不法者悉就芟除且沿途所經西

安回教累萬猶不失舊規居平涼者服賈事耕外未
聞他務西甯所屬多把城舊建禮拜寺時習誦經人
皆安堵是天之生物有善不能無惡上之馭下持法
貴得其平矧在

朝廷一視同仁凡屬漢回無非

聖人孩子方今制府譚君仁慈過於左相方伯魏君惠愛
溢於楊公招集屯墾日不暇給是始倡禍亂者已罹
重辜効順歸誠者漸復舊業且人孰無情無論漢回

序

四

斷未有甘棄其已成之局而願蹈不可知之禍者亦
未有甫離陷阱而復投網羅者予其歸與尚復何疑
於是叟唯唯而退若有感於余言者歸而語其事於
教士少府玉潤堂馬升菴咸願弁斯言於是書首以
為教人勸因為述顛末如此是所望於奉天方而不
失清真者是為序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尚賢拜撰

原序

清真之教。本於天方。國聖所傳。載在典籍。彰彰可考。釋疑何爲而作也。祇緣中華。莫識吾教之經。不究吾教之理。遂蓄疑團於千百年。而莫釋。致令各教之評論愈多。而物議愈紛。有謂不遵正朔者。有謂異言異服者。甚而謂齋之不食爲矯情。禮拜不知所祀。何神種種疑案。久矣莫釋。然不能釋者。非吾教之無人。抑緣吾教諸前輩。祇務大端。而不屑白此細故耳。昔王岱輿先生著有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符。馬文炳先生著有清真指南。繼則金陵劉介廉先生著天方性理。天方典禮諸書。不可枚舉。書冊浩繁。各教無從一覽而知。故疑卒莫釋也。予何人斯。敢爲妄作。而以賢智多前輩。然而天地之大。五方風氣之異。語言衣服制度之殊。卽中夏論之。亦有同異。何足乖張。惟是人綱人紀。悉歸於大同。孟子曰。楊無君。墨無父。釋老又用保舉恩父。則復舉君父而假之。遂置其君父於不用。均之無耳。吾教於綱常倫紀。殷殷有據。自與楊墨釋老。大相徑庭。今於廢君臣。絕父子者。反置之不究。一遇吾教。少有不同之細事。故爲挑逗。果何意歟。豈知吾教自隋唐沿入中華。至今千一百餘年。文員武將。與儒無異。各教之疑者。隱挾一入主出奴之見。殊失吾教之所以然。予於經書學問。雖未淹貫。而生成之大義。則

了於心。體於身。勢不能以捫舌。古人云。予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正斯時耳。况予職司譯學。其於布在方策之風俗人情。各有同異。尤當旁引曲喻。以白後人。使無嫌隙。故略抒鄙言。推闡盡致。以望各教諸君子。顧名思義。卽淺見深。庶幾疑心頓釋。而於大道亦不無小補云爾。

乾隆三年戊午仲春望日 翰林院四譯館正教序班石城金天柱自序

清真釋疑補辨

六

人心者風俗之本。風俗者教化之著。今天下人文蔚起。紀綱羅列。顯燦溥海內外。陶淑日上。顧不規不潔。我虞爾詐。往往沿習故常。不能盡革。何也。雍正甲辰。予以鄉選進士。遊京師。得謁諸縉紳。諄諄以此爲訓。談論往復。期歸於清潔真實。是維持世教者之良法。踰年忝列教習官學。公侯貴胄多彬彬儒雅。講習之下。卽以敦倫循紀清潔真實。是訓。偶與賓客晉接。亦本此爲贈答。若翰林院四譯館教習金北高先生。與旅署最密。邇所藉以扶樹道教之一友也。北高與予往來久。踐至忘形。搆子譯署親自訓課。衣冠常整。飲

清真釋疑補輯

七

食常潔。儀禮節度。秩如雅。不樂聞佛老語。聚首經年。尊親大義。惻然動聽。此豈漫無所得。而好爲矯異者乎。一日北高顧謂予。我教門也。世人耳聞而口道之。因以釋疑一書出示。言焉而正行焉。而庸祇一二末節。略與世殊。讀儒書。應科目。登皇路。率倫常。事篤乎君父。兄友者。不爽分毫。予幸十餘年來。得接當世士大夫。啟迪指畫於人心風俗。講究日上。而北高猶以世疑爲隱憾。予曰。無憾也。是書出。見者自豁然矣。且家居之不能盡同。非獨爾教爲然也。卽州縣此疆彼界。被身服口安得一轍。今朝縱逼近東土之綱之紀。子弟授學都門。世傳殷少師之裔。飲食不可知。而冠履衣裳。盡與

世遠人知其祖制如斯是以無詞。今是集出人羣知之知而猶疑必非人情。北高屬爲黠。次子以相知久。卽以往復之語書之簡端。乾隆戊午孟秋吉日。教習揀用知縣楚北松滋同學弟陳大韶又善甫譯。

清真釋疑補輯

其三

入道之戶。貴信而賤疑。疑滋貳。貳滋離。或察以馳。或遂畔以去。舉坐是也。吾聖門七十有二士。其於道胥各有會。獨卜氏以篤信標。後乃嗣鐸西河上。著蔡師說。一不敢毛髮變易。時豈無諸子相訾。磬哉。然頗以文辭相開。譬訖用冰釋。闕里之緒。賴以不瀾。北高金先生者。天方之卜氏也。天方之教。自隋唐始入中夏。沿及於今。蕃衍極矣。校盛者本祓。虜派遠者源迷。失雖遵用教典。斤斤勿渝。而日用民常。情脈宗旨。已則不信。人才疑之。予自受書後。行遊四方。覲教中人士。夥矣。其閒如前所陳十常五六。而天姿秀挺者。亦閒

清真釋疑補輯

九

能力自表揭。號稱宗師。顧皆未有如北高之卓然者也。乙丑春。予鍛翻南宮。旅食京邸。北高惠然過我。至於再三。越數日。遂出所述。釋疑論相示。且屬弁其首。子受而卒業。覓其連篇累牘。縷析條分。且讀且喜。作而喟曰。學道至此。抑可謂篤信者矣。夫信生於中。無疑中無疑。生於外。無雜。朗乎其相輝。鑠乎其孔昭。宣之於口。則爲河。藉之於筆。則如椽。已實不疑。人必信之。是論也。出家一編。手一冊。數千百年之疑團。若紅爐之一點雪。予且拭目而決篤信者之。匪於四字矣。其又何釋焉。是爲序。

乾隆十年乙丑仲夏之吉 年家鄉眷弟胡匯源宿海甫拜譔

補輯初敘

人生世上。原期讀書以明理耳。無如書非一書。卽讀不勝讀。不讀其書。便不識其字。况其理乎。理既不明。疑心頓起。語云。少所見多。所怪必然之勢也。獨不思理在天壤。古今無異。大凡古人每立一書。必有一至理行乎其間。方可垂諸久遠。豈臆揣之所得。而非薄者哉。吾輩自束髮就傅以來。所讀者。本孔孟之書。而一觀夫冠婚喪祭與飲食日用之典。則但云從風隨俗而已。凡孔孟所云齋戒沐浴。潔靜精微之意。久矣弗講。故一聞清真拘謹之論。若不勝駭然也。豈知天方聖人穆罕默德。自隋唐以迄元明。代有封號。並非

清真釋疑補輯

十

一家之私言。其間讀書知理名臣儒將。代不乏人。如宋之米元章。性有潔癖。始終未詳其故。惟蘇東坡曾假語戲之曰。賢哉回也。陝省西安清真寺碑。有米書道法參天地五大字。至今尙在。而外此之隱而弗傳者。尙不知凡幾矣。其不爲之分明者。抑因其世居中。華旣已同列儒林。原無庸歧而二之耳。我朝馬章民先生世俊品學兼優。素於經理儒書極深領悟。所以順治初年。甫經大魁。便決然舍去。訪道遠遊矣。其同郡上元王岱輿處士。輯其緒餘。著爲正教真詮。希真正答清真大學各書。康熙庚寅間。金陵劉介廉先生智復推闡之。訂爲天方性理典禮二書。惜皆卷帙浩繁。未易徧

覽。追乾隆戊午翰林院四譯館教習金北高先生。天柱。選言扼要。述爲清真釋疑一冊。語頗簡明。奈以藏板金陵。均遭兵燹。因而知者益寡。斯疑議愈多。甚而有不敢詰問。若預恐吾教有理。屈詞窮者。然良可慨也。所幸者三代雖遠。直道猶存。儒行縱鮮實際。儒理尙在人心。未流之教。種雖繁。均不難以一言而決。無論何教。在在。以儒律之。近於儒則爲正。遠於儒則爲邪。斯千古不刊之論矣。不然如飲食一節。儒書所記。孔子不食者尤多。曾子不食羊棗。因先人所嗜者。以不忍食爲孝。吾教則於先人所戒者。以不敢食爲孝。其實無異理也。宋蘇易簡對其上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蓋人之

清真釋疑補輯

十一

嗜好不同。雖君父之前。未必能強而就之耳。予幼多疾。得於天者。獨薄性甘素淡。宴會游戲之場。從不輕入。實爲慎疾起見。原與教規無涉。非矯情也。然終覺與人隔闕。往往有因子一人而滿座爲之不樂者。亦有同教在座。不拘小節。更不願予復至者。縱極力周旋。亦難釋然。厥後相處日久。語言文字之間。眾見爲了不異人。且幸有二三知己。不我遐棄。隨在於同人前。代爲略述原心。始獲相安。所以手錄是書已久。歷道光咸豐同治光緒數十年之間。曾經滇南舉人馬杏樓。開科舉人馬敬齋。安禮。廣西進士馬休三。鑑。舉人白星台。光垣。舉人麻仲純。理。廣東舉人蔣梅溪。潤芬。江蘇舉人

哈聘之

賢招

河南舉人趙玉農

家琦

舉人龔匠山

楚翹

湖北明經

王後峯

雲

直隸明經馬梅軒

魁

津門副貢馮雨濱

景

附貢穆瀛仙

與俊

易州舉人許佩笙

文鏞

熱河舉人王梅岑

廷相

廩貢馬信侯

實望

臨清太史馬符齋

元瑞

濟陽明經丁完璧

玉全

濟甯進士米

瑞符

協麟

附貢石經畬

繼田

同教諸君子互參詳譯。凡與儒理暗

合者隨時錄出。增補釋疑書內。俾人一見了然。其未敢輕與外人

相質者。恐啟猜嫌。反滋物議。後遇縉紳大老責之曰。自古聖賢救

世苦心。但明理之真是非。何慮人之相牴牾哉。不直則道不見。姑

且直之。其中至當不易之理。有心人自能辨之也。因而重付棗梨。

清真釋疑補輯

十二

以公同好。尚祈覽是書者。平心而按。據理以參。勿復預存一成

見也。則幸甚。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仲冬吉日

東魯唐傳猷晉徽甫識於都門

退思軒

次敘

鄒衍云九州之外復有大九州中國爲一州名曰赤縣神州世皆以爲迂誕不經雖然天地之大何者不有古中華之地不過數千里今東西南朔遼闊二萬餘里豈今是而昔非耶言道亦復如是東夷西夷嗜好各殊風俗各別而與之言天地之大經倫常之道則固未嘗少異也朱子云天下無處非中不誠然乎予幼習儒書兼學天方經文每閱吾教所譯漢字各書文義多粗有以異端相議者予無以應後見劉子介廉所著天方性理典禮諸書始恍然吾教之道實與儒術相表裏也及質之同教塾師所言所行又

清真釋疑補輯

往往異是予轉疑之豈介廉之書乃故文其詞以爲吾教光乎何古今人之大相殊也心頗不安乃慨然遠遊泛巨海歷長途越國數十初至回疆等處皆云回教無如各國風俗日變甚而有支離怪誕之爲已大非清真本教矣後惟直抵乎降聖降經之地始見其風土人情與中國經書所載罔不合符夫乃恍然於清真之教興於天方原非第西域回疆所得而盡之也乃中國之人讀儒書者不知天方經義習經文者未讀孔孟諸書以致扞格難通互相排詆卽本教中亦往往彼此聚訟又何怪外人之鄙夷之而仇讐之耶嗟乎道之不行由不明故也歟西秋子自西歸獲雋後公車

北上。遇唐子晉徵於京邸。出所錄金北高先生釋疑一書相質。子
欣然讀之。見其引證詳明。議論確切。洵足發前人所未發。因不揣
譎陋。謬加點評。間亦以所見聞者附諸節末。並非敢云妄臆。續貂
要以求斯道之大明於天下耳。是爲序。

光緒三年七月吉日 滇南率真子馬安禮敬齋甫跋於都門之
雲南館

三敘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而有可以維持世道人心者。總不越乎綱常倫理。所以中庸之道。卷之退藏於密。放之則彌六合。以大道之正。能行之於此方。即可行之於他方也。清真之教。肇自天方。墨克城。其地居天地之中。得中央之正氣。故亞當人祖。誕生於此。卽史書所謂盤古氏也。聖聖相傳。代有可考。降及隋唐之時。邪說橫行。大道陵夷。清真正教。幾失其傳。天乃降生穆罕默德。聖人爲默德。那國之王。詆排異端。闡明正學。與諸呼得哈密。天主佛祖各教。互相辨難。俾真是眞。非不復混淆。然後清真之道。燦然復明於世。亦猶

清真釋疑補輯

十五

中華儒教。非孔孟不能正其傳。非程朱無以延其緒也。奈因代遠年湮。變本加厲。兼之中華誦經傳教者。類皆膚學淺見。不講大義。徒拘末節。甚而附會其說。倡爲不經之談。非惟儒者見而鄙夷。卽在教中。少通義理者。亦不敢信之矣。近閱王岱輿劉介廉諸前輩所譯各書。始知天方之經。闡天地之秘奧。發性命之淵微。大而綱紀倫常。小而日用飲食。無微不至。實與儒理並行不悖。其偶爾少異者。不過語言文字閒耳。丁丑歲公車至都。得閱清真釋疑補輯一書。詞旨曉暢。引證明確。足令吾教得其指歸。且與儒術亦閒有所輔翼。因勸之急付剞劂。公諸同好。惟願各處清真寺中。廣布流

傳隨時宣講俾人人知清真之道依然儒教首敦忠孝節義莫忘性命身心謹小慎微讀書明理守祖宗之清規永爲盛世之良民方不愧爲清真之穆民也是爲序

光緒庚辰仲夏之吉 亦省龔楚翹匠山甫識於京師之中州館

其四

天方之教由來久矣。生斯教者既乏傳人。聞斯教者動多疑議。甚矣清真之不講也。嗣遇東魯唐晉徵出所錄。金北高先生清真釋疑一書相質。予受而讀之。究其原委。知是書曾於乾隆年間進呈。御覽。惜板籍渺存。流傳未廣。茲仍率由舊章。詳加增註。而且非執一人之見。業與同志諸君子屢次校勘。互相酌輯。非一日矣。予逐層玩味。見其援古證今。按時立論。殷殷然不憚縷析。而條分者。洵足破吾儒之疑障。堅吾儒之定識。正不第爲清真而設也。吾輩生長中華。共讀儒書。非不服儒服。冠儒冠。自以爲無慙於儒雅。

清真釋疑補輯

十七

無愧於儒林。而一律以儒品之清修。儒理之眞傳。果能了然於心。瑩然其身者。有幾人乎。夫乃歎清真之不講實。由儒術之不講也。然則欲講儒術者。不必縱談元奧。謬託高明。但於中庸慎獨之功。少爲留意。則自知清真之道。多於日用飲食。儆工夫。依然不外乎孔孟之學也。世之覽是書者。若再於此中尋隙指疵。恣意吹求。是其人必不願爲眞儒也。又何足與議於道也哉。

光緒六年庚辰春闈後三日 易水許文鏞佩瑩甫敘於京師之

其五

崑崙爲江河之源。別派分支。水不一而本一也。聖人爲人倫之至。經世立教。事不同而心同也。天方國居崑崙山下。盤古氏後。開天明道。聖聖相承。至穆罕默德聖人出。恐人之迷失其本心也。因於日用倫紀之間。謹小慎微。嚴立規條。著天方經。秘藏等書。以上接道統。而清真之教。益以明。夫失其清真。天理化爲人欲。得其清真。人欲化爲天理。此固聖學之大主腦。眞脈絡。俟百世而不惑者。考清真教。自隋入中國。至今千數百年。其間唐宋元明諸大儒。力闡佛老之書者甚夥。而於天方經。均無異詞。且叢山劉子云。主靜之清真釋疑補輯

十六

說本於古秘密藏。卽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微程伯子定性篇。發明無遺。幾令千古長夜。此其道爲同道。心爲同心。有目者所覩也。自儒教不明。將自己一身大主宰。抵死不顧。而反於清真教之細故末節。斷斷焉與之論。是非較異。同一若有疑。不能釋者。夫其疑之不釋。特未嘗返求諸心耳。果能提醒此心。如程伯子之抉破藩籬。洞見本源。則萬灌千滋。無非源頭活水。斯卽篤信謹守。猶恐信守之不及。又何敢挾皮毛之見。妄生分別。以自礙其心體之廣。而並昧其心理之大同哉。楊慈湖先生詩云。毫分縷析較便宜。若個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疑。讀天方書者。其悟。

之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孟秋中浣 辛未科進士四川雅安縣知縣
萊陽蓋紹曾鳳西甫識於蓉垣官舍

清真釋疑補輯

九



增敘

從來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言之切近者。必綜諸一是此。分門別戶者。所以不歸正道也。近如中土聖道。與西方聖道。雖地隔音疎。其理則一端。賴有心者。參證焉。予自幼受讀經史。凡有合於西經之旨者。無不留心互考。第未有同人導我先路。而折衷之隱願。無時或釋。適於光緒癸未。咸誼玉潤堂先生寄來清眞釋疑一書。披覽之下。竟得我心之同然。欣幸何如也。惟是書創纂於北高金公。板存金陵。因遭兵燹。後率多殘缺。幾至無稽。幸有晉徽唐君。拾得舊本。並以儒道互相參訂。集成完冊。復願以補輯。使吾教千古疑案。從茲釋然。竊思晉徽先生。素嫻理學。時窮經史。且於公暇之候。猶不肯稍曠居。諸必搜羅西經典籍。俾之若合一契。其用心又何如也。况吾教自隋唐始入中原。迄今已歷數朝。而闡揚中西之道。未有如我。

朝之燦然大備。良由

列聖培養士庶。惠愛回民。文德敷於四海。聲教訖於中外。使吾教登仕版者。報以精忠。居村鄉者。守以法度。揆之他邦。風教迥疎矣。此唐君作是書以播傳聞。冀世之隔膜於斯道者。曷弗取鑑於此耶。

光緒九年嘉平月下浣

張家口閩國琛玉堂甫撰

附敘

清真一教。推本於阿丹人祖。振興自穆罕默德。大而倫理綱常。細而飲食起居。以至禮節儀文。無在不爲之。嚴立規模。實無在不使之。胥歸正道也。夫婦與知。古今昭著。憶自經典傳訓以來。吾教後裔。世世遵守。又何疑之待釋哉。奈因世風日靡。邪說漸熾。人心受其蠱惑。往往顛倒是非。至不必疑者而亦疑之。於不可信者而反信之。兼之吾教塾師。不習儒書者多。妄參經義。任意增刪。徒舉末節。以示人。而於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各大端。竟不深究。日日傳誦經言。爲舖啜計。空作口講指畫之人。絕無身體力行之處。致令眾

清真釋疑補輯

五

多不服。本教內外。皆有疑謗。正斯時之痛病也。是書前經進呈。兩有裨益焉。是爲序。

光緒七年歲次辛巳季冬吉日

直隸玉德麟潤堂甫識於都門

崇經齋室



清真釋疑補輯 石城金天柱北高浦著 同教合參校錄

飲食

問曰。飲食本屬小節。爾教何簡擇過甚乎。答曰。飲以養陽。食以養陰。人稟天地之清氣而生。卽極力簡擇。取至精潔者以養之。猶恐錮蔽其靈明之本體也。故自古廉士不飲盜泉之水。邪蒿不供君王之食。論語鄉黨一篇。所記飲食之節居多。沽酒市脯不食。何人不當遵行乎。若云小節。則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論語云小德出入在卜氏之拘謹者言之尙可。然以中行較之。終有語病。檀几叢書曰。稚黃子言。食飲雖爲小節。人能忍其所嗜。久之則清剛見。

清真釋疑補輯

三

而浮肆斂矣。欲損則天勝。情淡則志貞。於是觀之。吾教祖訓所垂。謹小慎微。先於飲食。日用上做工夫。其立法從嚴者。欲以清白傳家。俾後世不愆。不忘耳。爲子孫者。若謬語圓通。肆行無忌。則不順乎親。妄望信友。獲上乎論語三年無改父道。註云如其非道。以改爲孝。何待三年。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吾教之道實與儒術互相表裏。惟飲食稍謹。安見卽爲異端耶。凡立法之始。因時制宜。必有一不得不嚴之勢。凡事慎擇可否。雖飲食之細。亦不以嗜味而苟且。然遇急難之時。性命攸關。亦自有權宜之法。斟酌其間。並未嘗以飢渴害人也。不然如孔子不撤薑食。割不正不食。豈在陳

絕糧時亦如是也哉

率真子曰。飲食者。氣血之資。飲食不潔。則志氣昏濁。莫由明理。而進道。故教典立法。謹之又謹。所以杜漸而防微也。若放鬆一步。則人可自由。而違禮犯法之事。皆將放膽爲之矣。飲食之關於道德者。顧不重哉。

問曰。犬豕之肉。自古皆食。爾教何獨禁絕乎。答曰。犬豕等物。胃氣不正。故其性不辨臭味。偏嗜濁穢。自古養生之家。皆不用。非止吾教也。禮記。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又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本草經疏曰。豕肉味寒。食之令人暴肥。性濕。

清真釋疑補輯

三

生痰。易惹風熱之病。日華子云。其腎食之令人無子。孟詵云。食之令人傷腎。豕之一身。除肚膏外。莫不有毒。同薑食之。發人瘋病。頭肉食之。生風熱疾。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血能敗人之氣血。損陽耗心氣。肝食之。生癰疽。傷人神。肺食之。令人氣滯發霍亂症。八月和飭食之。至冬發疽。脾有大毒。尤不可食。腎食之。損人真氣。兼發虛壅。脛食之。損陽。腸食之。動冷氣。鼻肉食之。動風。舌食之。損心。醫經別錄云。豕肉閉血脈。弱筋骨。虛人肌膚。故屠豕爲業者。多虛胖痰疾也。孫思邈曰。食豕肉。令人少子。發宿疾。筋骨痠痛。乏氣。延壽丹書曰。豕臨殺。驚氣入心。絕氣歸肝。切勿食。李時珍曰。南豕味厚汁。

濃其毒尤甚。韓悉曰：凡肉皆補，惟豕肉無補，故養生家忌之。吾教所禁，非第犬豕。凡鳥獸之暴目鋸牙環喙鉤爪者，能齧生肉殺生物，同類相食，異性亂羣，與妖形似人，忽爾變化者，皆不敢食也。他如鳩雁雀鴛之屬，或棲山林而啄五穀，或居洲渚而餐水蟲，性皆清潔可食。鹿屬羊屬野居芻食者，皆可食。穴屬如狐狸等類，皆不可食。惟兔可食，因其食草性純也。潛屬如龜鼈等類，無鱗者皆不可食。惟魚可食，自死者亦可食，因其無性血也。試將其血一經日曬化爲土色，非若他物之血曬必黑也。然魚之過大度，其能食人者，或無鱗翅，不似魚形者，恐近於怪，亦不可食也。羸蟲如蜂蟻

清真釋疑補輯

十四

等類皆不可食。惟蝨可食，搜蝨卽蝗，食禾稼者，備荒食之可也。六畜中馬驢騾易亂羣，皆不可食。惟駝牛羊其性良，然亦或偶食穢物，故必畜於家，再餵草四十日，方可食。山雞鵝鴨，必餵穀三日，始可食。若火雞異種，斷不可食也。大抵攫獸鷲鳥，其性貪酷，有爪牙喜食肉，甚至於食人之肉，則其肉中之穢毒皆所不免。犬豕尤其易見者也。試將牛羊等物置糞廁中，不爲之求，牧與芻雖餓死亦萬不至食。犬豕之所食，且牛羊等肉，夏日炎曬，縱極臭爛，而以之餵犬貓等物，尚能食之。若犬豕等肉一曬如泥，雖犬貓亦不食矣。非明驗歟。且可食之物，亦有不當食者，如腸肚肛腎之類，雖出於

牛羊雞鴨等物亦不食之。爲其近於穢也。要之食以穀爲主。肉食者鄙。自古云然。雖雞豚狗彘之畜。亦爲民間養老之資。抑以田野。愚氓昏濁性成。凡肉皆所樂食。甚而於驢騾等物。死後亦食其肉。原無暇細辨也。吾人讀書明理。正本清源。取精用宏。天下可食者。正多。何必效口腹之徒。以甘流爲饕餮。昏庸哉。若必以古法是遵。則上古飲血茹毛。至今仍棄水濡火化。而重爲反古也乎。或曰豚膏犬羹。其推美味。獨爾一教。以爲濁穢。其誰信之。答曰。人卽一時難信。而理究不可不明。况天下人情嗜好一偏。固結莫解。觀兩般秋雨菴書所載。有好食瘡痂痔癰等味者。嗜慾少縱。無所底止。剛

清真釋疑補輯

僻之害。亦無足怪矣。

問曰。牛爲耕田之物。爾教好食牛肉。何也。答曰。牛原非爲耕地而設。古大舜時。象爲之耕。詩云。千維耦。論語云。耦而耕。皆兩人並扶一耜。未聞用牛也。至漢武帝時。趙過見牛力强大。始教民用之。耕地於是民皆致富。因封趙過爲富民侯。古人犒勞三軍。皆用牛。鄭人以牛十二頭犒秦師。且牛爲祀牲。湯曰。敢用元牲。又文王驂牛一。武王驂牛一。祭畢分胙與眾。犒字從牛。可見古人本食牛肉。也。自佛法入中國。始戒殺生。因牛能耕田。多殺有妨農務。禁之固宜。然必以此爲大慈悲事。似未深究。試觀廟寺所設鼓鼙。豈非牛

皮所製乎。不殺焉。有是皮乎。吾教聖人在世。天方國中。市無牛。互互者。肉架也。惟於每年有一大節。會拜上帝。宰牛致祀。祀畢。分其肉。以餽貧乏。親隣。再有餘者。用鹽封培。以備終歲。宴客之資。平日原不許殺牛也。彼屠牛爲業者。亦吾教中之鄙人耳。好行宰殺之人。天方經中。本有斷語。人欲營謀生理。擇術不可不慎也。

率真子曰。牛爲土畜。秉五行之全。其氣剛健。其性和順。較眾畜爲最良。聖人審物致用。以其補益良多。載在醫書。至明且詳。近世忽以戒殺耕牛爲第一要務。甚有因殺牛而欲治以死罪者。是人命反輕於物命矣。故吾教聖人。惟禁多殺。不絕人。以不殺亦不爲已。

清真釋疑補輯

三

甚之義也。佛家以割臂啖鷹。捨身餵虎。爲大慈悲。獨不思殺一鷹。虎更救許多性命。其慈悲爲更大耶。

問曰。爾教每食一物。必請師誦經宰之。何也。答曰。萬物皆受命於天。天所生者。人不宜私行殺之。孟子曰。士師始可殺人。而臨殺之時。必曰。請王命者。以示不敢自專之義也。吾教宰殺牲畜。必請明經之師。口誦天經宰之。蓋謂遵天命而殺。非無故而妄殺也。並戒於日入時。不再宰殺。亦孔聖弋不射宿之意。其撙節愛養者。無非恐人妄貪口腹。而任意恣殺耳。總較之。人人可自殺者。有闕矣。率真子曰。吾教中人。每作一事。必誦真宰尊名而起。示舉念不違。

天也。况宰殺爲生命所關乎。然亦必延請深明教典之師。仍遵古法宰之。斷其二喉二筋。不上不下。用刀恰中能令血氣去得淨盡。方可食之。蓋謹之又謹也。

問曰。酒以爲人合歡。乃五穀之精氣。爾教嚴禁者何也。答曰。酒害至於亡國。其他又何足道。且自古聖人莫不戒酒。並非始於吾教。大禹惡旨酒。周公有酒誥。其曰。羣飲。汝勿佚。予其殺。夫殺。重刑也。羣飲。小罪也。以小罪而加重刑。非深惡之乎。又曰。剛制於酒。剛制二字。最有深意。抑以酒之害人。非淺苟泛泛悠悠。萬難制也。東萊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因祭祀而已。非以恣人之酣飲。

清真釋疑補輯

三七

也。後人失其意。乃以酒得禍。民爲酒困。卽天降災也。當時飲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西山真氏曰。溺於酒。則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爲受天命。復何疑哉。又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商受之情狀。可知矣。董氏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人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以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酒三行而已。又曰。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豈不謂其太甚。

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酒誥一篇。不惟當明於沫却。卽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前漢書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源多在於酒。後魏書曰。高允受敕。集在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論語揖讓而升。註云。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古文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且至今客座閒。藏鬪猜拳。戲賭輸贏。輸者飲酒。足徵酒非美德。人若以此自豪。究與酒徒何異乎。本草備要曰。酒過飲。則傷神耗血。損胃燥精。動火痰。發怒助慾。致生濕熱。諸病。又曰。過飲。則相火昌炎。肺金受燥。致生痰嗽。脾因火而困怠。

清真釋疑補輯

三八

胃因火而嘔吐。心因火而昏狂。肝因火而善怒。膽因火而恐懼。腎因火而精枯。甚則吐血消渴。勞傷蠱脹。癰疽喪明。爲禍不小。汪氏賴曰。人知戒早飲。而不知夜飲尤甚。醉飽就枕。熱擁三焦。傷心損目。夜氣收斂。酒以發之。亂其清明。勞其脾胃。停濕動火。因而致病者多矣。吾教聖人當時亦第禁人酣飲。而飲者如故。繼則禁於拜禮之時。而飲者仍如故。後乃大申嚴禁。絕不許飲矣。且酒色財氣四者皆足敗德。而必先言酒者。誠以下三事因酒而更易於犯。故酒爲罪之魁也。

率真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非聖人不能下此。卽極力把持。猶有

亂者。况不戒乎。古人云。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息。將成江河。漢昭烈云。毋以善小而不爲。毋以惡小而爲之。凡事宜然。獨酒也乎哉。

問曰。煙草一曰菸。又名相思草。淡巴菰。燃火吸之。通體氣爽。飢能使飽。飽能使飢。以之代酒代茶。無所不宜。爾教禁之何也。答曰。此物前朝尚無人用。用之始於北方。地氣過寒。往往藉此解之。因而通行不厭。甚至日用耗費。津液薰枯。全不暇思。足徵其性能迷人也。按本草書云。煙草辛溫有毒。食之日久。面色槁黃。口含臭氣。試將煙袋筒內所積油穢。用之以殺蜈蚣。蛇蝎。立死。其毒可見矣。但清真釋疑補輯。

三九

嗜好既深。耗血損氣。人自不覺。一時縱無大害。究屬費財傷神之一道也。至鴉片煙一種。其害更不待言。特難爲執迷者道耳。

問曰。齋戒自古有之。爾教獨戒飲食。未免矯情。自苦乎。答曰。古人之齋。原非一端。有以盛食爲齋者。如周禮云。王齋日三舉。是也。有不食爲齋者。查桂海雜字彙典所載。古齋字從香。舊唐書馮元常傳。弟元淑爲縣令。性安清苦。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其所乘之馬。每日午後。則不與之芻。云令其作齋也。足見古人之齋。仍從不食者多。吾教每歲有一齋月。寒暑輪流。屆期以見新月爲始。無論富貴貧賤。皆當於此月禁止飲食。男女一切嗜慾。悔過自新。

每日雞初鳴而飲食。至日落星見而始開。蓋使人知飢渴之苦。而感發其濟危救急之本心。亦藉以悟飽煖之恩。而不復生暴殄天物之邪念也。若以爲苦。則古人之晚食當肉。甘盤之遯於荒野。周公之先知稼穡。以及天子躬耕。后妃采桑。每歲猶必親行。豈不皆隣於自苦乎。要之自古聖賢。卑以自牧。居安思危。無時不在憂勤。惕厲中。不如是者。便不得爲聖賢矣。禮記祭統曰。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是故君子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耳不聽樂。言不敢散其志也。邱瓊山曰。古人致齋。其嚴如此。後之齋者。唯僅不飲酒茹葷御內而已。而於聲樂未有禁焉。當夫太宰告戒之時。殿庭尙爲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奕。以爲毋犯於齋。殊非古人齋者不樂之義也。請行禁戒。况吾教之齋。非第禁止食色。尤務齋諸耳目身心。在天方國。每齊月內。不行冠婚等禮。官不聽訟。民不列市。君不設朝。不幸田野。每日五時禮拜。寺中傍晚滿設燈燭。君民同辦夜功。焚香禱祝。聽誦天經。至一月期滿。再見新月。爲開齋節日。彼此慶賀功完。如拜年然。故有疑爲私立歲首者。其實非也。且於是日。皆約早起。施開齋儀。凡人積財至銀有十四兩者。謂之滿貫。應散小麥半升。或米亦可。否則大麥一升。或折錢亦可。周給貧乏名曰天課。每年核計出散一次。所有貨物牲畜。亦按此

數計之齋拜明心。斷不敢以多報少也。常守此法。於己不見甚損。於人大爲有益。其財無悖入者。又何至悖出乎。故天方國中。市無乞丐。路不拾遺。至今依然若是也。

問曰。爾教之齋。獨不茹素者何也。答曰。論語鄉黨篇。齋必變食。註云。不飲酒。不茹葷。葷字從艸。謂葱韭芥蒜之昏人性者也。並非肉食等物。不然。孔聖之時。尙無佛老。安有茹素之說哉。卽有之。孔聖亦必不從佛老也。况周禮云。齋必盛饌。茹素豈得爲盛饌乎。吾教之齋。晝則不飲不食。從古齋不食之義。晚則盛食。從古人盛饌之義。一舉而兩得者也。故平居飲食宜儉。獨入齋月。不妨從豐。抑以清眞釋疑補遺。

三一

齋爲交神明之大典。每日功課較諸平素加倍。必以厚味養之。方可使精神不懈也。彼天生茹素者。又當別論矣。

率眞子曰。齋以絕物而歸眞。去人而還天。卽算過遷善。恭默思道之意也。古人大都如是。後世不過得其迹象耳。若以不食肉爲齋。則佛氏之說。豈聖教哉。古人惟居喪與忌日。不御酒肉。玉藻。子卯。稷食菜羹。此忌日之戒酒肉也。喪大記。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此居喪之戒酒肉也。孔子曰。病則飲酒食肉。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則無疾之戒酒肉可知。居喪與忌日。不明言不茹葷。齋則不明言不食肉。則葷之非肉明矣。荀子志不在於食葷。註。蔥薤也。徐鉉

說文註葷。臭菜也。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與渠蔥蒜芥蔥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臺胡葵薤爲五葷。鍊形家以小蒜大蒜韭芸臺胡葵爲五葷。非明證歟。

服色

問曰。人當用夏變夷。爾教久居中華。何仍多異言異服乎。答曰。夷之當變。因其無倫理綱常耳。吾教於忠君孝親日用倫常之道。何嘗闕一哉。且於公私應酬行禮所用衣冠。早已從俗。惟於寺中禮拜時冠。係六棱上銳下圓。五色皆有。而白者居多。每用羊鹿麀皮布褐等物爲之。有六縫十二縫至廿八縫四十縫五十一縫不等。

清真釋疑補輯

三

仍仿古皮弁之制。人特未之察耳。試觀周禮。天子皮弁以臨大祀。六經圖考皆繪其形。註云上銳下圓。鹿皮爲之用。十二縫。安知中華之冠。上古不皆如是乎。禮拜之服。係闊袖大領。仿古朝服。抑惟師長遇大節領拜時服之。非常服也。至冠婚喪祭之服。則仍從宜從俗而已。彼好戴白帽巾。井貿易者。則輕褻教典。無知之徒。何足道哉。又問多用白色者何也。答曰。白爲本色。商代尙白。車馬衣服皆白。至今朝鮮國俗仍舊。且卽中華每至暑夏。所服大小布衫單衣亦多白色。人亦習而不察矣。必謂白爲凶服。皆因當時尙赤之故。若按諸禮。仍當以元青墨黑等色爲凶。故天方喪親之後。孝子

多服卓黑等色。依然古人墨經之制耳。率真子曰：天方國俗尙白，亦尙綠，旂幟以之。因天生萬物出土，發萌之正色也。子親歷其境，目睹宴會禮拜之時，皆用盛服，最忌短不掩膝，恐褻禮也。雖炎暑之衣，亦必兩層相覆，欲其不露體也。冠類古冕，極其莊嚴。衣冠齊備，登殿禮拜，脫屣於戶外，殿內減敷重席。當門中設萬歲牌一案，傍有講樓，登樓高誦經言曰：呼徒拜其前。段經文釋之，卽代祝國祚綿長之義。至今中外凡禮拜寺中，皆此制度也。

問曰：爾教殯葬祇用白布，不衣冠裳者何也？答曰：禮喪大記小斂

清眞釋疑補輯

三三

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大斂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周禮襲斂儀曰：鋪絞給次衾，次衣遷屍斂衣，斂衾斂給。古今考注曰：給單被也。衾，覆衣也，亦與被同。六經圖考及文公家禮皆有：大斂小斂圖式可考，並未云用冠裳也。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乃近今多用金珠錦繡衣冠殉葬，往往妄加非分之服色，卽已革之功名，或未封之品級，亦必窮奢盡致，欲以榮親，謂之光輝泉壤，獨不思孔子之不用家臣，曾子之臨易簣，果何心哉！且漫藏誨盜，厚葬者多有發墓之患，嘗見市肆所鬻古玩玉器，動云出土之物，價更昂貴。試思物何由而出土乎？物既出土，人何如乎？君子

愛人以德。庶人以姑息。孝子仁人自能詳辨之也。人欲光輝泉壤。何如奮志功名。裕後光前。以尊顯其親也乎。且晝夜者陰陽之道。作息者生死之驗。誠思嚮晦入息之候。安枕就寢。著衣假寐。終不如脫盡衣服。始覺心安。足徵陽世間物。皆有累身心者也。寢後氣猶在身。身傍縱有玉帛子女。尙已冥然罔覺。况死後氣絕。此身已同腐殼。他物何計乎。吾教所定喪禮。始死去屍衣。遷屍於地。次洗屍畢。以白布行大斂。小斂之法。復用異香。洋礶冰片等物。塞蔽屍竅。以防邪蟲侵入。仍如禮記所云。始死。廢床。置屍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屍復登床。斂之以衣。故子游曰。請襲於床。云。喪大記。始死。遷

清真釋疑補輯

三四

屍。管入汲水用抖。爪足小臣四人抗衾。巾用綿。御者二人掖浴衣。浴水棄坎中。又曰。其母之喪。別內御者抗衾而浴。邱氏儀節侍者以盆盛湯入喪主以下。出幃於帳外。北面立。舉哀俱哭。侍者解髮沐之。踰以巾。且以組撮髮爲髻。侍者以手抗其所覆之衾。先澡其上。身以巾拭之。再澡其下身。別以一巾拭之。畢。還覆之衾。剪爪盛於囊。俟大斂。置身傍。沐浴之餘水。並巾櫛棄於所掘坎中。埋之。又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註云。縮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爲三片也。橫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三片橫於直者之下也。禮檀弓上註云。始死去死衣。用斂衾覆之。俟浴。浴後設幃於

堂不欲人褻之也。陸次雲尚谿織志。獮人親死投錢於河。汲水而返。用之浴尸。又吳震方嶺南雜記。惠州人死。親人至江投錢於水。汲而歸浴。南史劉歆傳。琅邪王敬循遺命。吾氣絕便沐浴。藍與載尸。還忠侯大夫。璫是浴尸之法。六朝猶行之也。天方聖人所立教。規於此。不謀而合。足徵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問曰。不用棺木。使土親膚。謂非以薄爲其道乎。答曰。棺槨始自殷周以前。皆土葬也。萬物土中生。死仍歸土。昔人云。吾當還造化。舊物卽死之說也。人葬百年之後。土仍長滿。人卽與土爲一矣。况石槨木棺不堅者。必易朽。朽則仍歸於土。過堅者。終多暴露。故孔子

清眞釋疑補輯

三五

有喪欲速朽之歎也。且近今棺木至堅者少。每於不堅之木。多用灰麻泥抹周密。以防血肉之滲漏。究與土之親膚何異。且土中偶有百年不朽者。棺中斷無三日不變者。人特未之思耳。吾教於大小斂後。必用香料殉葬。多多益善。雖費至千金。不爲過。尙云以薄爲道乎。况葬字訓藏。親既死。總貴藏。縱極欲厚待之。亦萬難久藏。家中終不令入土也。衣衾棺槨。非置觀美。無非盡人子之心而已。此亦古人因時立論。萬不得已。而出此其難。其慎之策耳。究與化者何益哉。古今葬法本自不一。或各因其地勢風俗。使然。如近山者。多用石葬。近海者。多從水葬。僧道兩門。又多火葬。最爲殘忍。中

華因地勢多溼。定爲木葬。固較諸水火葬法爲妥。然細究之。終不若土葬一法爲斟酌盡善也。天方聖人當時亦煞費苦心。蓋使富者勿徒作耀外之觀。貧者不至有暴露之慘。縱有死亡乞丐。隣近各寺。亦必飭人收屍浴斂葬之。抑以布給布衾。所費無多耳。故天方國界野無棄屍也。

率真子曰。土之爲物。獨能鏽垢爲淨。人死體敗。氣歸風。血歸土。臭味浸消。誠清潔自在之方也。東土赤泥多沙。難穿土穴。相度地勢。高下。傍用堅木板片圍立。四旁中空。仍歸土底。亦權宜之法也。嘗見國朝所修萬年吉地。隧道下有金券石室。中設白石寶床。上面砥平。中有圓孔。曰金井穴。內擁原山。墓土塞滿。以備金棺停置。其上俾與土氣相親。接通龍脈。位置此棺。首北足南。仍存正邱首之義。縱偶有壬山丙向地勢。少偏者。終不外乎子午正向也。吾教聖人所定土葬之法。與子午山向。不爲無因耳。

清真釋疑補輯

三六

問曰。趨吉避凶。人之恆情。爾教葬不擇日。不信風水。何也。答曰。凡人一遇親喪。己屬大凶。尙欲於此中求吉乎。且人既不能擇日而死。又何必擇日而葬。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嘗考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後期不葬。謂之殆禮。是葬有

定期不擇年與月也。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改至戊午。襄事。孔子曰。善哉。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葬法以己亥日爲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是葬不擇日也。禮周尙赤。大事用旦。殷尙白。大事用日中。夏尙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是葬不擇時也。堪輿一書。始自郭璞。示人以趨吉避凶。而璞之自身。反遭殺戮之禍。可不怪哉。地理書載冷窩一穴。爲天下絕地。葬必大凶。獨范文正公葬之。反致世代簪纓。不亦奇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遭親喪而求吉。非欲與命爭乎。檀几叢書。姚江黃宗羲。太冲著七怪。內載葬地之說。君子所不道。就其說而論之。今凡三

情真釋疑補輯

三七

變。每變而愈下。周官之法。亡言形法者。已爲一變矣。再變而爲方位。三變而爲三元。白法。隨時改換。卽歷書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六十年爲一元。土元起一自中元起四綠。下元起七赤。逆布以求直年。直年移入中宮。順飛八方。此卽太一家鈞宮直事也。然太一百二十年爲一元。三元計三百六十年。今三元兩周。太一之三元方一周。其吉凶何所適從乎。太一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融結有常。不可同也。且年自改換。則吉凶亦換。充其說以求吉地。必一年一改葬而後可。是故方位者地理中之邪說。三元白法者。又邪說中之邪說矣。後漢

書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少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開時日。醫巫家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後子訢孫恭。三世廷尉。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卹諱忌。故犯妖禁。而爵祿益豐。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世稱其盛。人亦可以知所返矣。

率真子曰。吾教三日必葬。蓋謂屍以入土爲安。不宜久居地上也。近俗有旣葬而復遷者。有久葬他鄉。起屍載歸故里者。語云。生而有處。死而有地。又云。何處黃土不埋人。人旣生不回家。死後縱以其骸骨歸葬祖營。亦何知哉。况有惑於地理之說。以先人朽骨爲

清真釋疑補輯

三

求富貴之具。往往至改葬數次。發塚暴屍。觸目傷心。卽有吉地。天能容其厚享乎。且讀刑律有證。凡掘墓人犯。僅至見棺。其罪尙輕。一經顯露屍身。則罪不容誅。雖曰遷葬求吉。然自死者觀之。究與掘墓何異哉。

問曰。祭埽不燒紙錢。何也。答曰。秦漢以來。葬者皆時瘞錢於壙中。每致偷盜之弊。至唐開元二十六年。王珣爲祠祭使。念物力之不給。防發墓之盜賊。乃剪紙爲錢。以易之。每於祈禱時。皆焚紙錢。有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後世淫祀旣眾。廢幣帛而用楮泉。且以賄交於神也。使其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

用事。雖然王與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率真子曰。賄鬼脫罪。居心已不可問。况紙錢乃塵世僞物。鬼神居於妙世。安用此濁物爲哉。以此賄之。不亦愚乎。多見其浪費無益。徒取挪揄焉耳。

禮儀

問曰。祭祀不設神像。不陳供獻。惟延師誦經。以油煎麩名曰油餉。果何謂也。答曰。鬼神之爲德。無所不在。誠至斯格。本無形像。若必以像求之。則無像卽無鬼神。有是理乎。吾教祭拜均不設像。惟以

清真釋疑補輯

三九

至誠上格。沐浴齋戒爲第一要事。直以身心爲供獻。一切陳設皆虛文耳。每逢先人生忌日。延請經明行修之師長。置諸上座。跪誦天經。子弟羅跪几筵前。席地敬聽。仿諸古人敬尸之意。誦畢設饌。亦延外客相陪。陪此筵者。皆須沐浴。不然亦萬不敢至。至今猶懷遵無自欺者。足徵天經之感人深也。經饌首陳油餉。祇用香油。白麩煎合爲餅。因其爲飲食中之至純潔者。馨香上達。莫此若也。且其價值亦廉。雖至貧之家亦易爲之。故人於先人忌日。尤不敢忽。屆期一家男女皆先沐浴。然後焚香煎油爲餅。先供經筵。筵散以所餘者分給貧乏之親隣。亦不留神惠之意也。天方聖人當行

軍時營中存無長物。祇有油與麩與鹽三者而已。因教人合製之。以充軍餉。後人因係聖行。遂永遠之。禮記檀弓下云。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供獻徒奢。究何裨乎。人見吾教不入廟拜像。遂疑爲不信鬼神。豈知天方經文亦云。天地閒隨在皆有鬼神。人之身心偶有不潔。卽爲褻慢。故時時當守沐浴齋戒之法。是吾教所信者。乃真鬼神。原不信廟中之土木偶像耳。

問曰。喪禮不用音樂。何也。答曰。喪大記。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比葬不與人樂之。期功之服。且然。况三年喪乎。雜記曰。父有服。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聞聲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父母妻有期功以下之服。爲子與夫者。且然。况身有服乎。然猶曰。父母也。妻也。

清真釋疑補輯

學

若大功至。避琴瑟於凡人。之有大功者。皆然。不必所親也。猶曰。將至也。曲禮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不必有服者之至吾前也。又曰。居喪不言樂。言之且不可。况聞而作之乎。禮曰。弔日不樂。况弔之時乎。於是日哭則不歌。原壤登木而歌。孔子猶非之。非明證歟。律載十惡。不孝一曰。居父母喪作樂。黃佐云。凡喪不得用樂。及送殯用鼓吹雜劇紙旛紙鬼等物。違者罪之。愚民縱不解禮。能毋畏法乎。

率真子曰。古人制樂。所以養性情。今人用之。乃以縱嗜慾。况今之

樂已早非古之樂乎。試思樂之一字。凡三讀。曰音樂。曰快樂。曰好樂。皆與喪字之義相反。縱仍用古樂。亦非喪時所宜也。國朝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與嘉慶二十五年十月。皆有聖諭。嚴禁舉殯演劇。婚喪奢靡諸弊。人特習而不察耳。

問曰。婚禮爲吉。亦不用樂。何也。答曰。禮云。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或曰。琴瑟鐘鼓。非關雎之詩乎。答曰。此詩乃旣得賢妃之後所作。極言宮中和樂之象。並非作於初婚來嫁時也。試思韓奕詩內。有盈門之爛。何獨永紀鐘鼓之盛乎。東晉升平八年。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否。太常主者

清真釋疑補輯

望

按儀注云。皇后入自闈闔。掖門鳴鐘鼓。露仗。王彪之議曰。鐘鼓所以聲告內外。吉凶之常。非樂也。婚禮不樂。經典明文。宜如舊儀。迎皇后。駕不應鼓吹云云。國朝大婚禮。已兩行之。有目睹者。發轎之時。僅見儀仗燈彩之盛。並無音樂。曲阜衍聖公府。婚嫁喪葬。仍依文公家禮行之。俱無音樂。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惜乎狃於習俗者。罔知所景從耳。

誠信

問曰。神道設教。自古有之。爾獨不信。偏向西拜者何也。答曰。吾教非不信之。但不敢奉以爲主耳。孔子亦曰。敬鬼神而遠之。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况近今神像木雕泥塑者多，全係工人臆造。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非深惡之語也哉。宋朱子曰：先聖廟中不當設像。春秋祭時，祇設木主可也。邱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也。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銅人者，問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生時盛德之容。故凡天下文廟，概從木主，不準設像。惟東魯曲阜聖廟，其像不忍復毀。姑仍其舊，其餘概不設像。明嘉靖九年，張孚敬博採羣議，釐正祀典，改孔子塑

清真釋疑補輯

聖

像爲木主。去大成文宣王之號，題曰至聖先師孔氏之神位。諸弟子俱去封號，改四配十哲之像爲木主。抑緣天子下拜王侯，禮有未安。且聖賢本有天爵之貴，生前未爲王侯，死後加此封號，何裨哉。故至今聖廟木主，直書先師孔子。東西兩廡，第書先賢某某神位，則得之矣。若夫上帝眞宰，本無聲臭，焉有形像。老子云：太空冥冥，有眞宰焉。吾不得其名，字之曰道。莊子有一大宗師篇，亦彷彿言之耳。蘇東坡曰：昊天冥冥，不可得而名。至今鄉民於歲除之夕，敬設天地牌位，中行直書天地萬靈十方眞宰。果何像乎。吾教向西拜者，誠以中華之國，本爲東方一隅。惟天方墨克，默德那各國

居崑崙山之陽。爲天地之中央。四時皆春。日午無影。是其證也。居四方者皆向此中央朝拜。以示不忘本之意耳。

問曰。眞宰無形。似難憑信。爾教五時朝參。七日聚禮者何也。答曰。天下無形之物多矣。試問風有形乎。四時有形乎。人身之魂魄有形乎。皆謂不足信乎。吾教言人皆受命於眞宰。每日不可忘恩。如奴僕之於主人。出必告。反必面也。故於上帝上天眞宰之前。不敢再加文飾尊稱。第爲質言之曰主。蓋謂天下之人。無論天子以至庶民。一近主前。皆奴僕之屬也。人之一身。雖生於父母。養於君上。然其所以生我養我者。君父果能自主乎。况所定五時拜規。並不

清真釋疑補輯

四三

妨礙人之正業。如首時在寅。五更早起。沐以拜主。平旦之氣。萬不至喪。正如爲臣。早朝入奏時也。其餘四時皆在午後。抑以日過中。日光陰西墜。莫可挽留。吾人每日所營謀者。至此時亦大備。自當及時禱祀。一則感謝本日之內。諸叨平安。一則猶恐來日光華。不可復得。憂勤惕厲。須臾不離。常守此規。尙有邪念乎。宋趙閱道詩云。檢身瓶投豆。焚香夜告天。司馬溫公每夜計過。無憾而心始安。皆此意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惜未明乎何以事之之禮。抑因當時人心尙古。但示以存養之方。卽明其事天之義矣。至天方聖人。生於隋時。人心風俗。更不可問。故其所立教規。隨在從嚴。

時時自省。日日求新。臺蓋不唯苟且。亦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也。至七日之禮。尤易顯明。大化元功。七日告成。天機迭運。七日來復。人生胚胎。至少之數。乃三十箇七日。合而成爲七箇月。至多之數。乃四十箇七日。合而成爲十箇月。故胎孕七月而生者。可成。八九月者。反不成人。非明證乎。且人之死後。亦按一七二七以至七七加算。未聞有從十數者也。吾教聖人所定七日聚禮。豈無謂哉。率真子曰。國必有君。家必有長。天地必有主宰。一定之理。何庸疑惑。孟子曰。齋戒沐浴。可祀上帝。想古人原有事天之禮。特秦火而後。典籍淪亡。莫由考其體制耳。天方經載。歷聖所傳之禮。各有自

清真釋疑補輯

四

始。如寅初晨禮。祕自阿丹聖人。當時因天地黑暗。沐浴叩頭祈禱。

始見光明。因而每日不忘。後人可不遵行乎。午後晌禮。易卜聖人之制也。申末晡禮。乃郁努思聖人之制也。日落之後。白光尙在。有

昏禮。乃爾撒聖人之制也。燈下有宵禮。穆撒聖人之制也。至穆罕

默德之聖。則集羣聖之大成。立定每日五時爲天命之禮。人生男

女。年十五歲出幼之後。每日不可缺禮。除日將出時。與正午並將

落三時。不准禮拜外。其餘當禮之時。或偶有事故。過後尙可補禮。

且補禮者。祇補天命。不補聖行。較諸當時禮少。甚至白晝無暇。夜

晚續補。並無苛責。恐人畏難也。子曾親至天方。見各村莊皆有小

寺爲隨時禮拜之所。每逢七日羣赴城市大寺。跪聽師長宣講經文。天堂地獄之永存。祇分一念之善惡所致。敢不悚然叩拜耶。且師長所講者。仍以忠孝節義爲至善。奸盜邪淫爲大惡。人當隨時省察。悔過自新。求其放心。回頭登岸。方不愧爲清真。非如中華俗人。狃於習氣。許多忌諱。徒知挑揀飲食而已也。

問曰。人果誠心向善。何必朝夕禮拜乎。答曰。眞宰原命人禮拜。不遵命禮拜。卽係違命之人也。試觀當時大小官員。領憑赴任之時。臨行請訓。若豫求於君前曰。吾必盡忠報國。存心勿欺。無復責吾。以引見來朝之禮。君其許之乎。人子於父母前呼之不至。出而不

清真釋疑補輯

聖五

告。反而不面。但曰。吾以心孝矣。父母許之乎。奴僕於主人前。奉命外出。極能理事。而始終不見其人。毫不爲禮。主人亦許之乎。知此則報本追源。制心循禮。缺一不可也。

率真子曰。事天之禮。盡人當行。或謂天子園邱祀天。諸侯祀境內山川。以庶人而祀天。豈非僭乎。然此特言郊祀大禮耳。若近世民家各供天地牌位。並不爲僭。誠以覆載之恩。父母之喪。天子與庶人一也。雖曰天子能爲人造命。父母能爲人生身。然命之修短。天子能主之乎。身之存亡。父母能主之乎。有心人自知之也。

問曰。禮拜固宜。何必朝夕沐浴乎。答曰。沐浴之道。古聖皆然。並非

始於吾教也。禮曰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村廩。削席。斂用湯履蒲。席湯之盤銘。雖屬喻言。當時必非空設。此盤也。孔子沐浴而朝。餘可類推。且古聖教人於初生之三日。有湯餅會。是生時必先沐浴也。周禮有洗斂儀。是死時亦必沐浴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士喪禮曰浴於適室。唐肅德言。每於讀書展卷時。必先祓濯盛服。家人責曰何自苦若此。答曰對聖賢之言不敢不爾也。吾教自有此規。每遇先人忌日。上墳誦經。或禮拜登朝。赴官行路。各大典。未有不沐浴者。雖至嚴冬亦必遵行。從未見有因此致疾者。足徵心氣振作。自不畏難。乃愈信古人之日新又新。非虛語也。不

清真釋疑補輯

聖六

然男女搆精。或夢遺之後。難免身存穢氣。以之人對神明。其果來格來饗乎。吾教遇此兩事。必浴。其法先用瓦餅。或木筭等器。滿注新汲溫水。懸之高處。豫於餅底鑿一小孔。先用小木塞之。臨洗時。身衣脫盡。立於餅下。始將小木撤開。俾水自上而下。節次洗之。上下各拭一中。勿亂。末用提餅右手執之。以左手洗兩足。各三次。畢。再洗手而浴。法以全浴。後不犯前兩事者。遇祭拜時。祇行沐法。但用提餅注水。右手執之。以左手先洗下體。前後各三次。再洗手。漱口。淨鼻。洗面。洗肘。均各三次。沐頭至項。至臍。以巾拭之。末洗臍下。至足。再洗手而沐。法全。凡當浴者。先沐而後浴。僅宜沐者。不必當

浴也。果爾則身無濁穢。心自潔清。出門臨事。或陣夜行。邪祟萬不敢侵。故狐媚所染。別教人多。吾教不信之。縱有亦少。不然仍因其身有不潔。未遵此法耳。感召之理。有必然也。

率真子曰。惡人沐浴。可祀上帝。西子不潔。人皆掩鼻。蘋藻野菜。可薦神明。而蓋王公亦取其潔耳。周公一沐三握。待賢如是。祭祀更可知矣。沐浴之道。所關豈淺鮮哉。

問曰。主宰既無形像。安見於天下之善惡。皆能周知乎。答曰。人之本身。一小天地也。真宰之視天地萬物。亦如人之於本身耳。本身之中。四肢百骸。倘有一處不得其所。心便知覺。或有一物。如蚤蠹。

清真釋疑補輯

等類。在何處。蠹醫其心一動。不難舉手得之。人且能此。而况天乎。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吾誰欺欺天乎。予所否者。天厭之。若天之於人。善惡不能周知。孔子又何爲而作此自窘自苦之詞耶。語云。天不遠屋檐頭。心要在腔子裏。慎勿淺視之也。

率真子曰。孔子之所謂天。並非蒼蒼在上者也。朱子曰。天卽理也。詩克配上帝。註云。上帝。天之主宰也。又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窮。周子由太極而推於無極。中庸曰。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故天方經中。稱爲獨一眞主。並非數一之一。所可擬也。彼近俗。稱爲玉皇大帝。塑之泥像。謂能稽察人間善惡。尙有竈君。

上天奏事云云未免過儼於不倫矣。

問曰男女皆當禮拜乎。答曰萬物受命於真宰。皆當有以報之。豹獮尙知報本。何況人乎。又何分男女乎。天房經載男女自出幼之後。父母先教之禮拜。男女有別不同一室。服食器用內外別嫌。但爲女者。除祖父伯叔兄弟外。不令輕見一異姓男子。雖姑舅表親。見亦有時。經曰如世間之禁地也。聖女法圖默。一生祇見男者四人。謂其父與夫並親生兩子也。時有一瞽目者至。急趨避之。聖曰彼無目之人。何妨一見。聖女曰彼雖無目不能視我。我爲女者。羞於視彼也。其端謹如此。天方教規嚴禁婦女入寺遊墳會客等事。

清真釋疑補輯

吳

如不得已而外出者。必用絹布爲簾。垂遮其面。名曰容罩。又曰蓋頭。婦女自首至足。皆爲羞體。不可輕令人見。見之卽爲無恥。男子本身自臍下連至膝蓋。亦屬羞體。輕露人見者。自賤無恥。今人多於沐浴便溺時。不知隱藏。任意顯露。經中斷云。性近畜類。顯露羞體。其眼觀之人。四十日內。不求祈。必須速行沐浴。虔誠討拜。曰悔罪也。庶可恕饒。其人顯露之醜。其罪尤甚。又云男女不憑倚哲簿。曰婚書也。偶犯奸淫。一次重答百鞭之罪。此等男女。雖懲以鞭責。仍不得配匹良人。此西方天經定例也。况又臨近游妓。狎比頑童。雖沐浴至再。亦徒無益。因有關陰騭之事故。其罪較重。人之留心於教門者。

可不懼哉

問曰爾教之經動云天經果降自天乎。答曰天之所爲人難臆揣。試觀詩云帝謂文王。書曰帝賚良弼。禮曰帝與九齡。何者非天所命乎。爰見不可降經乎。且天下之人五方土音不同。卽文字之音韻亦異。惟吾教之經降自天方。得天地中正和平之氣。至今散布中外。無論南蠻北貊。語音各別。而一令其誦誦天經。則字中之抑揚高下不約而同。足徵天方字音不偏不倚。皆借聖之天口而出者也。考字體之所由來。其初原始於一點。故字典內載古寫主字從一。擴充之則爲一。復動而爲圓。卽太極之圓體。更剖而爲弧。卽

清真釋疑補輯

兩儀與四象所由分。錯綜變化以成字體。流傳不一。有右行者。如滿蒙文字。其行款之次第。先從左起。而右行也。有左行者。如漢字行款。先從右讀。而左行也。有下行者。外洋字體。排列行款狀如半環。乃下行也。有上行者。天方經文。行款橫讀。乃上行也。考天方字母共二十八字。每字皆有六音。分從唇舌齒喉牙而出。毫無重複。一入西域天方境內。往來書信。皆此字也。近見中華漢文韻書。有十三經歌訣標射譜。專爲反切字音而設。其行亦係橫讀。卅二字母。每字分平上去入四音。卽仿照天方經字而成者也。國朝京師天安門與太廟各門外。下馬石牌。各國字體皆備。足徵當時四

譯來朝之盛耳

率真子曰。讀天方經。內載阿丹人祖。首出御世。見帝庭前。井泉之內。忽有異石。面有二十八畫。靜觀默悟。命子施師。制爲字體。有三百六十種行世。此文之始也。至謂古人語音本一。後因乃穆盧代。設火池。害依布喇西買。從池內顯出奇異。遂命拜火昏暈。醒後。語言頓異。遂各分其野。而散居四方。字韻亦因之各別。惟天方經字爲中央之正音。萬古不改。亦又一說耳。

問曰。輪迴之說。某人轉生某處。言之確切。爾教何不信乎。答曰。此說自古聖賢。以及論孟等書。皆未言之。惟自秦漢時。佛老一入中

清真釋疑補輯

五十一

國始倡此說。不過藉以懲勸愚人。豈料吾儒亦信爲真耶。天下之鬼崇本多。信則有不信。則無多。因心無定識。稍涉疑貳。邪崇卽乘閒而入矣。程子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見邪不邪。其邪自滅。或謂大學聖經誦之除邪。然而非力行之儒。雖誦至千百過。亦無驗也。吾教天經亦然。要非時常沐浴齋拜。無懈者誦之。亦未易見效。足徵邪崇所畏者。仍在正人也。遇有此崇。但令一二歲小兒。甫能語者。用青紗巾帕蒙蔽其目。使之隔帕審視其人。猛詰之爲何物。彼必曰。此某物也。緣其天真未離。尙能辨之。若未能語之小兒。其目更能洞見幽冥。故黃昏後。攜抱出門。必多驚氣。皆此故耳。若知識

漸開。染嗜好則不然矣。近有持咒研究者。亦必須幼童審視。並將本人當時行色作爲一一現出。小兒觀之。逼真可見。人生一舉一動。默識中有瞰之者。早爲繪成圖像。不能滅矣。可不危哉。

率真子曰。天道流行。自有一生生不息之機。何須輪迴。譬彼樹木。新葉之生。豈落葉之轉輪乎。又如水波。後浪之興。豈前浪之轉輪乎。造物之妙。非人所測。試觀所生之人。長短肥瘠。千態萬狀。面貌偶有少似。細審終不相同。正如人之執筆寫字。層出不窮。豈以此字之畫轉而爲彼字之畫乎。况大造莫名其妙。用必拘拘於輪迴。其伎倆亦淺甚矣。近有死後看殃者。輒謂其親轉生某物。然不信。

清真釋疑補輯

五十一

不看者亦竟無殃。非明證歟。

問曰。人死之後。冥然罔覺。安見有天堂地獄之分乎。答曰。人之一身。有魂魄。有尸體。人死。魂升魄降。但云升降耳。其實魂魄。猶各自爲魂魄也。若以爲全無。則所謂三后在天。陟降左右者。果伊誰耶。且祖宗既已無靈。子孫將誰祭耶。若以爲本無其靈。不過子孫自盡其心以祭之。是古人以虛僞教天下矣。可乎哉。蓋人之靈魂。得自天。至清妙也。人之身體。得自地。至蠢濁也。二者相合。則生。相離。則死。濁者必朽。清者永存。爲善者。其魂清淨無染。升之於天。安樂無窮。卽天堂也。作惡者。其魂爲體所累。沈淪地下。罪苦無限。卽地

獄也。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論語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皆此意也。天方經支內言。地獄多火刑。皆自左肩頭起。但看雷電所擊死者。必有字跡隱約。在人左肩。其字漢文者少。往往多天方經字。吾教明師。尙能辨之。可不信哉。

率真子曰。死後賞罰。儒者不言。爲其近於幻也。然而顏子何以歿。卒盜跖。何以壽終。孔子何以阨窮。曹瞞何以富貴。善惡報應。顛倒至斯。天道果安在乎。如謂孔孟流芳百世。跖瞞遺臭萬年。卽其報應似也。然以擢髮難數之罪。而僅予以惡名。其罰未免過輕。况世猶有行善而人不知。修德而抱隱憾者。又將何說。故必有天堂地

清真釋疑補輯

卷

獄之眞賞罰。始足破古今之疑案。補儒經之闕文也。且人爲萬物之靈。自較諸草木遠甚。嘗見草中藥物。有黃連。生時性極苦寒。死後乾枯。縱存至千百餘年。其性依然。具在。則醫生必用之。以入火症。正如冷刻之惡人。陷入火刑地獄也。木中有肉桂。生時性極甘熱。死後亦依然也。醫生遇之。必用以治寒涼之病。亦如熱腸之善人造乎清涼世界。卽天堂也。爲醫生者。究何所容心哉。仍在藥物平生之培植。有以自取耳。况人靈於草木者。萬倍。豈一生作爲。任其自便。而死後絕無一歸宿之所乎。有心人自能悟也。或謂死後身葬土中。似入地獄。近易再升天堂。豈不難甚。答曰。愚人無夢。因

其人存而心亡也。至人無夢。因其理明而心定也。常人未有無夢者。夢則忽爾登天。忽爾入淵。醒則其身仍在床第。足徵境之幻者。雖夢亦難自主。况死後也乎。人死此身已如蛻殼。五官四肢。一生所作之善惡。據天方經言。尙能隨處與本人質證。說似更幻。然以中華書中所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並言人有三魂七魄。又有三尸神。時在人兩肩。暗記人生言行之善惡。互相參考。其說皆非無因也。

問曰。爾教與天主教有異乎。答曰。天主教雖亦不信佛老。以天爲主。然以耶蘇有母無父。遂信其爲上天之子。並設其像於十字架。

清真釋疑補輯

上意謂祭拜耶蘇。卽拜上天眞主也。此先認理不眞。早爲吾教之所不取。蓋彼之耶蘇。卽吾教經中之所謂爾撒。當時所立之教。本亦屬清真正道。因其死後。道統之傳未得其人。忽有十二宗徒各立門戶。擅改古經。私行臆說。竟謂耶蘇之身。卽天主下降於聖母腹中者。爲勸世人受苦而死。遂直信耶蘇爲眞主。投胎以救世也。豈知此等。正如方伯連帥行軍異域。平復之後。遠人卽信之爲天子。下降矣。然而純臣知敬。萬不敢當也。爲耶蘇者。必不願有如是之稱信。果爾尙得謂之聖人乎。從古聖人。焉有不受命於眞主者乎。又焉敢自信爲眞主之子也乎。且卽有母無父。亦非甚奇。試思

元鳥生商履母生稷。空桑生尹。非皆有類於此乎。在真主之生物。不測。又何足爲奇乎。凡乎上帝至尊。清高元妙。斷無親身下界。再藉人身以傳教者也。故其說別教尙易爲所惑。吾教萬不信之。由於講明之有素耳。

率真子曰。天主教亦耶蘇以穆之變教。已早非爾撒之真教矣。考天方經中爾撒接傳天方道統之大聖也。豈能不本乎忠孝節義。以勸世耶。况爾撒耶蘇四字。皆以漢字所譯者。抑因其教中人本先不識漢字。初至中華。見有耶字從耳。從耳。意謂必與爾字同也。蘇字之音。亦與撒音相近。遂改爾撒爲耶蘇。要之皆未必真耶蘇。清真釋疑補輯

五十四

容體

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爾教動必剪髮者何也。答曰。吾人薙髮。獨非毀傷乎。僧全薙盡。又將何說乎。吾教齊髭。非全剪除。不過稍清脣邊。免致阻撓飲食耳。不然于思于思。與人同席宴會。難免淋漓增嫌。滿座生厭也。昔倪雲林嘗造富家。觀花主人留之。飲不住。後詰其故。答曰。見其庖人多髯。恐飯不潔耳。試觀古畫。圖像人有長髯多鬚者。亦必描出脣紅齒白。方露精神。適魯至聖

廟中瞻仰聖容與十哲四配各像。凡有鬚者亦皆脣齒顯然。髭鬚整齊。雖係後人揣摩。要亦理所必然。不然則有鬚者豈能復見口乎。近人於髮之毀傷。已全不覺。偏留意於區區之髭。往往明知爲飲食出入所不便。亦不敢少剪。恐其近似吾教中人。極力矯之。任其掩蓋脣口。而弗顧。獨不思傳影寫照之時。尙令畫像中有口也乎。然吾教中人。又往往剪之過甚。幾乎不留一髭。亦未免矯戾耳。率真子曰。髭者血之餘。指甲者筋之餘。齊髭剪甲。皆所以去其盈餘。而遏其氣慾也。天方經言。人當沐浴之先。豫整儀容。卽此類也。至少者七日。至多者四十日。過限不修。是爲玩教。如治田然。去蔓不悟哉。

草所以養嘉禾也。如攻玉然。去瑕疵。所以增光彩也。卽小寓大。可問曰。爾教尤有大可疑者。聞凡小兒七八歲時。必驗其外腎。以小刀割之。有是理乎。答曰。此事外人多不便問。吾教亦無暇表白。幾乎駭人聽聞。傳爲異端。殊不知此由外科醫書中。所採取者也。蓋以人生肢體本自不一。小兒外腎。往往有皮肉緊束者。在醫書謂之繡口病。病輕者尙不爲害。病甚者易多後患。成婚之後。精不易出。有結聚成痘者。縱不必然而沐浴之時。水不能入。每至包藏精垢。洗之不潔。吾教因講沐浴之道極嚴。故於此病。及早請師醫治。

以免後患。因其幼童尤易審視。然亦審其病之輕重。酌量敷藥。並有直不用刀者。且其刀輕薄而小。亦如近今施種牛痘。刺破肌膚者然。要亦聖人輔相裁成之一道耳。近聞佛國亦有孤子患此病者。延醫治之果愈。法卽通行。可見事之有益於人者。則不爲奇怪矣。譬如中國婦女纏足。外國人來初見。有疑爲一箇足指者。生女數月。或周歲時。用針穿耳。以備日後冠帶之計。皆此類耳。無非行之者多。斯不介意矣。

率真子曰。此事本近於瑣褻。似不可外言。然日久不言。更滋疑案。何如明白說出。俾人知爲潔身事。天而設。亦可恍然矣。身有一竅。清眞釋疑補輯

五

洗滌未周。便不爲潔。何足事天乎。天方聖人當時原患此病。因留此醫治方法。以示後人。至今乃遵聖行耳。抑如刑律書中所載男女周身體竅。尤爲詳密。誠以所關者大。自不得因其瑣褻而忽之也。吾儒近於沐浴之道。久已弗講。縱偶爲之。又何暇究此細微哉。無怪乎一聞此說而詫異也。然吾教之規。除此一端而外。更無不堪告人者矣。

問曰。爾教行禮。頭不輕叩者何也。答曰。天方之禮各有等殺。頭爲元首。一身之尊。故叩頭之禮。惟施於上帝眞主之前。其餘皆不可施。然而亦未嘗無頓首常行禮也。昔天方國有補白克爾大賢。使

奚商至魯密國。闡揚聖教。初見魯密王。高誦清真言。宮殿爲之一震。王甚恐。命之坐。奚商匍拜而坐。王曰。卿乃有禮之國。見王而不叩頭。何也。奚商對曰。聖人制禮。與常不同。人有尊卑。禮有等殺。非其位不施其禮也。王曰。願聞其詳。奚商曰。禮有五等。人倫之大。君父爲尊。復有尊居君父之上者爲至尊。乃造化眞主是也。臣子爲卑。復有卑居臣子之下者爲至卑。乃奴隸是也。與身平等比肩者。兄弟朋友是也。禮分五等。一曰叩頭。全身俯伏以額叩地也。二曰匍匐。以口親地。頭不至地也。三曰躬身。屈折其身。背正向天。面正向地也。四曰長跪。身首直立。髀脛曲折。膝向前。足向後也。五曰侍

清真釋疑補輯

五七

立。委手立身。無傾反。無旁倚也。叩頭施於至尊。惟拜眞主爲然也。匍匐施於君父。躬身施於兄弟朋友。臣子匍匐於君父。君父曲膝答之。敬之也。奴隸匍匐於上人。上人站立答之。亦敬之也。奴隸進於上人有稟。則跪。無事則立。尊卑等殺。不容紊也。蓋人之一身。莫尊於首。故伏首以口親地。所以事君父也。首以額爲至尊。故稽首以額叩地。所以事眞宰也。身者一體之至中。故躬身所以揖比肩也。膝次於身。故曲膝所以答臣子之禮。進也。足爲一身之至末。故垂足所以答奴隸之禮。來也行下之禮。可通於上。事上之禮。不可行於下。待臣子可立可跪。而不可躬身。待朋友可立可跪。可

躬身而不可匍匐。事君父可立跪可躬身可匍匐。而不可叩頭。惟事真主禮拜。則此五者皆可全施之矣。叩頭之禮不可施於君父。卽猶匍匐之禮不可施於朋友臣子。而躬跪之禮不可施於奴隸也。禮者理也。遠理不稱禮。順其條理。明其等級。然後有典有則也。王聞竟大悅曰。眞聖人之教也。敢問修道之功。對曰。天道五功。人倫五典。二者克盡無餘事矣。王乃厚賚奚商弗受而歸。盡述其事。補白克爾大喜。見天方聖錄書中。

率眞子曰。相見儀制各國不同。佛國以合掌跪拜。匍匐縮小爲敬。洋人以免冠親口握手爲敬。中華則以叩首拜跪長揖拱立爲敬。

清真釋疑補輯

五九

然叩首之分。有三叩四叩六叩八叩九叩不等。九叩之禮並非常行。惟於朝賀祭祀時用之。亦猶天方之禮。叩首不敢常行也。恐行之於人。未敢當此至尊之禮。且亦折罪多矣。然中華之所謂九叩者。並非以額叩地。但取其數之至多。亦無非頓首而已。按頓首禮頭低至半空卽起。惟稽首稽顙至地始起。方與吾教所云叩頭之禮相近也。子嘗親至天方墨克國中。見有帝庭曰克而白。釋曰。天房居天地之中心。爲自古以來第一座禮拜寺也。四方國王凡來朝者。皆向此寺叩頭。然仍各居其方位。周圍團拜。其寺基址廣大。門戶衆多。來者不拒。至則各隨師長班後行禮。其第一班中。多係

王公師位。餘皆列次。禮與中華寺中所行者。毫無異制焉。山海經云。崑崙崙帶之下都。卽此地也。其山之陽有大泉。爲天下眾流之所發源。分布四方。外出不竭。而山之陰亦有泉。收納眾水。爲一匯歸之所。儼如人之一身。後有尾閭穴者。然足徵此地爲中央無疑矣。天方歷書內載人祖始生於此地。它邑府之野。名曰阿丹。一曰亞當。卽中華所謂盤古氏也。生時正值冬月望後寅初。故中華書中傳爲孟冬十六盤古生日。遙遙相對。亦非無因耳。考阿丹生子七十二人。長子施師。承襲天位。傳十世至努海。治洪水平天下。努海生三子。長曰散穆。命治中土。卽今天方法爾西魯密諸國也。次曰

清真釋疑補輯

五九

哈穆。分治西土。卽今蘇多尼。歐羅巴諸國也。三曰雅伏西。分治東土。卽今土爾基。印度與中華諸國也。又名曰伏羲氏。中華稱爲天皇是也。散穆在天方受命稱皇帝。國號開陽。傳十二世至沙息開古氏興。國號世康。傳十四世至西列德王。爲魯密所奔。混十四年。額氏克。誅僞君。有天下。國號韓丹。傳十世至額爾忒白罕。二十世孫額爾德施。襲韓丹有天下。國號洒茫。傳十九世至努氏爾玉。歸統於至聖穆罕默德。受命有國。不稱帝。不稱王。但曰阿爾壁。而諸國帝王皆臣服之。聖人去。世配賢阿補白克爾。歐默爾。歐思茫。爾里相繼襲位。歷哈三哈賽。傳伍滿氏衰。又傳爾巴氏衰。又傳土爾

基王蘇賴。乃伏羲之五十一世孫。初居麻罕城。因遭火災。率臣民遷魯密國。稱皇帝。仍號土爾基。泰西羅馬諸國咸屬焉。傳三十帝。至今土爾耶子是也。若論天方道統之傳。自阿丹傳。施師。施師傳。努海。努海傳。易卜喇欣。易卜喇欣傳。易司馬義。易司哈格。再傳。葉爾孤白。再傳。穆撒。再傳。達五德。再傳。爾撒。爾撒死後。不得其傳。於是綱紀廢弛。異端蠹起。有野乎得。迺梭羅二氏。縱橫天下。迺梭羅。卽天主教也。爾撒之後。又六百餘年。而至聖穆罕默德生焉。主奉天命。驅除邪說。彰明正教。復歸於清真之道統。爲萬世開太平。爲五方定趨向。聖人去世。道傳配賢四人。四配之後。傳與哈迺

清真釋疑補輯

卒

飛沙非爾。馬立克。哈白里。四大學教。中國之清真教統。卽哈迺飛所傳也。當隋文帝時。天見異星於西方。帝遣使臣訪之。知天方國生聖人。求之入中華。弗許。聖乃使宛噶斯等。由南海達廣東。備述聖意。帝深嘉之。因建懷聖寺於粵東。至今有天方聖使宛噶斯墓。在廣州北郭三里許。桂華岡。一曰香墳。因其葬時香氣遠聞也。見中華書周咨錄中。至唐時。天方來者愈眾。有回紇。回鶻等國。初皆臣服穆罕默德之教者也。遂因其國之名。而復稱之曰回教。以前無是稱也。迨宋及元時。中華入此教者不一。而教中之服官中華者。更多。元太祖征西。賽典赤。詹思丁。歸附爲丞相。平章政事。以功

德追封咸陽王子。納速喇丁。封延安王。孫伯顏。封淮安王。賽典赤。祖孫父子位歷將相。嘗爲雲南平章政事。滇人之禮樂農桑。皆其教也。有滇雲歷年傳書可考。至明太祖時。御書百字贊。掄揚聖教。追封穆罕默德至貴聖人。曾有魯密國人可馬魯丁。歸附高祖。喜之。爲建淨覺禮拜寺於江南。武宗時亦有諭言清真之教。探原於正云云。蓋皆深知此教。專事造化萬物之主。時時自省。日日求新。卽詩書經中所謂昭事上帝。顧諟明命者。不是過也。子嘗親見其國無固圉。路不拾遺。每屆禮拜時日。無論行商坐賈。悉置貨物於市井道旁。上用布單覆之。羣皆奔赴寺中。禮畢歸覓其物。無恙也。

清真釋疑補輯

全

出售之物。口無貳價。子初至不解。故爲減價與之。售者大怒。遂直言其物本若干。僅賺若干。再少則折本矣。萬不敢作欺人語也。人居細訪驗之。果然。誠如孔子所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民信云云者。其殆是歟。

釋名

問曰。爾教名爲清真。又曰回教。又曰回回者何也。答曰。吾教聖人穆罕默德。生於墨克國。遷居默德那城。興揚教門。名曰穆思。懷教從其教者。名曰穆民。均釋爲清真二字。當時並無回回之稱。厥後隨其教者日衆。有回紇。卽回鶻國。亦有回回國人來入中華。因又

名之回教。其實穆罕默德。並非生於回鶻各國。卽在中華之復入此教者。亦非新自回疆回紇而來。雖曰在教。亦在清真教耳。何必目之爲回哉。故前代名臣儒將。教中人亦不少。皆未別之曰回人。抑因世居中華。同爲宣力王室。原不得異視也。况近時之回疆回紇各國。風俗日壞。聖教已迷。嘗見西域聞見錄等書所載。陝甘迪西各國。皆稱回子。實則早失聖傳。任意添改。倡立新行細行各教。並有搖頭教各名目。其變本加厲。支離怪誕者。不可枚舉。是名爲回子。已早有不在此教者矣。何如直稱此教爲清真二字。仍不失聖人之本心耶。無如回教之稱。相沿已久。遽指爲非。人未必信。姑

仍其舊。亦非無說。卽以回字而論。回者歸回也。究與民德歸厚之歸字。明善復初之復字。並無異解。語云。回心向善。回頭是岸。皆此義也。所不解者。吾教科名中人。每力諱此稱。甚至不願仍居此教。而市井貿易者。又偏自標榜樹之牌匾。往往回誤寫回。乃古而字也。尤令人笑。足見吾教讀書人少。直令人皆疑吾教。盡爲市井中人。不復知有科名者矣。蓋吾教讀書。亦有難焉者。貧賤之子。無論矣。偶有聰明自立奮志前進者。必遇公正廉明之主司。心無成見。方可使之俸列科名。否則畏人多言。有暗相更換者矣。此間隱而其誰知之。况少年子弟。一得科名。尤有可慮。晚近士風。圓通者多。

一見吾教之拘謹。鮮不笑爲迂滯。羣相誹勸。久則漸染嗜好。謬託名士風流。不復願受教規之束縛矣。故有言吾教一人宦途。必得出教者。仍因其人甘心出之。不遵祖訓。其實歷代帝王從未有強令臣下出教者也。且出教之後。子孫必敗。屢有徵驗。亦天理所不容耳。人鑒乎此。矯枉過正。多不望其後人讀書成名。僅令識字而止。以致愚昧粗暴。更無由變化其氣質。向猶賴有各寺公舉明師。教習經文。講明大義。近則寺中董事讀書人少。且老師捐館。換立掌教。但圖省便。輒令其子孫襲位。果係素爲明經之士。尙可闢發經權於一二。倘以年少學淺者襲之。勢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清真釋疑補輯

空三

遂令庸眾聞其講論。更歸拘泥。甚有出外終日不輕飲食者。亦有狂於習氣。動多忌諱者。要之可使由。不可使知。可與立。未可與權。譬之古人樂操土音。蚩氓之本色。大抵如斯。可笑亦可憫也。無如時官遇之。不加曲諒。反爲窮詰。相傳有知其在教而逼飲葷油者。有外圍回匪。而強令城內反教者。其如硃硜小信。至死不變。因此激亂者。十常八九。迨禍釀成。輒報回匪聚畔。並於回字故改爲狗。查字典內從無此字。足徵其心之成見在此。竟忘聖諭屢降。一視同仁。所云云者耶。

率真子曰。天方經中所載聖行。因時制宜。常則守經。變則達權。絕

非拘泥者流。亦百無忌諱也。是言雖出。惜吾教學習經文者。未必能讀。安得天下各禮拜寺中。徧立義塾。講經之暇。兼令讀書。互相發明。並行不悖。俾正道昭然於天地間。以共成爲清真儒者也。豈非大幸也哉。

附錄天方性理序

先天之學何學也。河未出圖。洛未出書。先天而天已不違矣。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後天之學何學也。太極既生。八卦斯畫。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尙兢兢焉奉之。而况於人乎。雖然弗輕視斯人也。自先天層累而降。至於人而萃其精。自後天層累而升。亦自人而造其極。皆一性之自爲升降而已。故維皇降衷。厥有恆性。而不思其所以降者。一一皆天理之節文。則焉知其所以升者。一一皆有入性之品第乎。此言性者。日紛而性理之不明。日甚也。孔孟周程之緒言。不幾歇絕於前耶。西天頗言性學。以空爲性。而埽蕩一切。

清真釋疑補輯

卷五

舉凡先天後天。皆在其埽蕩中矣。泰西人亦言性學。以神爲性。而建立一切。舉凡先天後天。皆在其建立中矣。夫埽蕩何傷。並其性而寂滅之。此佛之不合於聖人者也。建立何傷。並其性而留滯之。此泰西之不合於聖人者也。余之不取西學。以此。馬子秋田。以渾金璞玉之人。爲山輝川媚之詩。與余交有年矣。而服天方之教。余訝之而屢叩焉。秋田曰。余小子固所素習。然其學以性理爲宗。特其書未詳譯耳。余尤疑之。及丁亥春。居白下。秋田自都門郵介廉劄子所譯天方經傳寄余。且曰。願先生序之。因摩挲老眼。諦視者屢日。蓋然驚曰。有是哉。天方之知性。固如是哉。大易尙書之言性。

也。渾而確。太極通書之言性也。正而嚴。今天方之言性也。詳而核。其言先天也。則天理之節文。莫不條分而縷析之。其言後天也。則人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洗髓焉。天方言性同至於此。而劉子之心思才力。固至於此哉。今之人刻鵠雕蟲。技祇此耳。劉子乃能以心思才力。用之於至正至精。而不藏於乾竺歐羅之說。亦大可敬矣。秋田書曰。介廉之心。甚虛而不能自信。欲就正儒者而後行其書。呼以介廉之學。而不自滿。假如此。其視以章句而誇許於功名之場者。爲何如哉。余竊以爲劉子無憂也。易一下筮書耳。而言先天者。宗之言。後天者。宗之。其言先天也。若天不言而代之言。其言

清真釋疑補輯

卷六

後天也。若天有成命而復其命。古今儒者之立言。莫不如是。亦何憂其無本而藉天方以大其傳耶。然劉子馬子世其家學。各遵其所聞。各行其所知。皆能與吾儒相爲發明。相爲補救。而劉子益虛心究學。會貫儒者之典。以日新其機。而富有其業。則天方無書。自劉子而有書。吾儒絕學。有劉子而可與共學也。已豈非世道之大幸歟。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禮部尙書王澤弘拜題

天方性理次序

古今來言性理者多矣。特患未獲根柢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廣大精微。後人不得其涯岸。而恍忽視之。不得其闢奧。而膚淺視之。日入於紛紜。而百家諸子出。惟董江都一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周濂溪無極而太極數語。爲聖門指路。爲盲昧點睛。使天下後世之求道者。得由正路。以登精微之域。而性理之面目。茲開然。諸家之見地不一。尙不無異同之論。佛氏來中國。毀性理爲欲障。而學者惑。老氏起漢唐。陷性理於精氣。而聖學湮。程朱救之。於宋。王陳復亂之。於明。歐羅巴人以技藝來。亦言性理。而議論贅瘤。與

清真釋疑補輯

卷七

吾儒不合。要皆失於根柢。故嘵嘵揉雜於其間也。功名之士。不暇於性命談理之徒。不究其原委。私臆橫胸。浮辭漫紙。致使先聖之儀制雖存。而先聖之命脈幾息。不大可痛歎。余於天方家之言。性蓋有深感也。天方去中國數萬里。衣冠異制。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而言。性理恰與吾儒合。其言先天後天。大世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發前人所未發。而微言妙義。視吾儒爲詳。不得於理者。見於圖。不得於圖者。見於文。兩義發明。而天人之秘密。性學之根柢。燎如指掌焉。恍忽膚淺之輩。復能擬議於其中乎。諸家橫肆之說。當亦從此洗矣。作是書者。伊誰。西方聖人。勸之於前。羣賢宿學。傳

之於後。白門劉子漢譯以授中國。中國將於是書復覩見。髡髻馬湯文武周孔之道。則是書之作也。雖以闡發天方。實以光大吾儒。噫。吾不知其心胸何如。遼闊功業何如。久遠也。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之月上浣吉日 賜進士出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元正子貞甫撰

清真釋疑補輯

卷



附錄天方典禮序

大道之在今古也。如日麗中天。無遠弗屆。無論東海西海。凡得心理之同者。卽爲聖人之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教。本之平庸。極之正大。天道人道。罔不兼該。顧其禮樂刑政典謨訓誥。載在六經。語孟者。至精詳矣。清真一教。來自天方。衣冠言貌。炯岸異人。子向疑其立教在吾儒之外。而或亦等於佛老之流也。戊子春。接劉子介廉於京邸。聞暢論天人性命。無微弗透。詢其教之原委。介廉出所著天方禮經一集。曰。清真原委。可約略見端於此矣。因留覽卒業。見其微言妙義。切實淵深。天幾人事。節目井然。其倫理綱常。猶清真釋疑補輯

全

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其修齊誠正。猶然孝悌忠信禮義廉節也。其昭事上帝。有所謂念禮齋課朝五者。亦猶然顧諟明命存心。養性以事天也。夫然後知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聖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異端曲說。所可同語者矣。吾於是益喜劉子之博學奇才。會心於無盡也。既精天方之典。復通中國之經。融會貫通。著爲書以闡其教。通部無一模稜語。無一驚世駭俗語。所至難言者。造物之本然也。而却能夠深索隱以窮極其精奧。直使莫載莫破之理。盡昭著於不睹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妙。俱顯見於魚躍鳶飛之際。禮經一書。殆可與六經並著天壤矣乎。讀是書

者玩索而有得焉。探原握本。卓爾當前。天人兩盡。微顯同歸。視聽言動。持循在我。見仁見知。存乎其人。聖人復起。其能取斯言而易之。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侍郎鹿祐蘭草甫撰

天方典禮次序

禮所以成物者也。天以禮常其清。地以禮常其甯。物以禮常其生。息人以禮成其為萬物之靈。是以禮權天地。束萬物。一日無禮而羣有失。然萬物能守禮勿移。人則任欲易亂。故聖人以禮教人。不以禮教物。典謨訓誥。其諄諄於人者至矣。天之生斯民也。不私疆

清真釋疑補輯

域。凡有生民。即有聖人。此天方典禮。乃西海聖人用以教西海之民者也。陳隋之時。西方有大聖人生。而神靈感化萬物。文帝慕其風。遣使往求其經。教以歸。由是西域始大通於中國。千百年來流寓者眾。雖居中國。猶執祖教。智者守其經。愚者失其義。此劉子介廉用儒文傳西學。以教於同人者也。雖然。地有東西。理無疆界。是禮也。雖自天方。而理通於天下。凡我人士。不漸與知。亦不漸與能。蓋凡聖人之化。心同理同。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况其言天道。尤悉。學者能於是而用力焉。則亦盡人合天之一徑路也。其可以方域拘諸。

賜進士出身禮部侍郎若溪氏徐倬題時康熙己丑孟冬旣望也
天方典禮三序

劉君介廉温温抑抑好學嗜書自經史稗官天官律數以及二氏
之書靡不搜覽而又能折衷於六經研辨於性理大全深得儒者
精微之奧旨丁亥夏五謁余於京邸出所著天方之書數十冊言
理甚微序禮甚悉凡以爲天人合會之要道也及與之談古今治
亂興亡之由天文地理舛訛之辨身心性命是非之關如決大江
沛然莫禦如拾亂絲井然不焚求其一言之離於道不可得也黃
叔度論學有曰博而約於衷騁而歸於性成章而潤於質殆庶幾

清真釋疑補輯

十一

焉竊歎世之不好學與不善學者其耳目心思未嘗少異於人顧
用之於聲色貨利而得失趨舍擾其中役役而不知所止及其既
老而衰悔之晚矣彼夫馳驟於虛無幻誕不經之說既不能返於
人生而靜之初又不能存誠去僞於物感而動之後而徒空糜其
歲月虛耗其精神所學卒歸無用以劉君視之誠何如也且劉君
年富力強著書數百卷闡明天方之理以補中國之闕其功正未
可闕量茲以平日學力之所得者別自號曰一齋以顏其室今以
其書問序於余余旣不文又深愧疎淺不能探聖賢精微之奧旨
於萬一復何言哉因述其所學所集以告夫世之不好學與不善

學者聞劉君之用心。其亦可以知所返矣。若夫一之義。蘊闡發靡有窮極。其分而爲二。圍而爲三。毅而爲百。千散而爲億。萬不可勝算者。莫不始於一。歸於一也。以劉君之博學精深。自能發揮無遺。蘊而又何待予之疎淺者爲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惟劉君於此勉之矣。是爲序。

賜進士出身陝西道監察御史景日珍東陽甫識

天方聖教序

濟陽丁樂園

中國自漢唐而下世俗有三教之名其來舊矣不知未有三教之先西域天方國之教爲最真也。粵稽盤古氏生於天方居崑崙山之陽得天地中和之正脈故其國聖聖相承專事化生萬物之主率臣民而敬禮之絕不類於虛無寂滅者其古初立教之源可謂清且真矣。易曰帝出乎震詩曰上天之載豈不若合符節乎迨至世遠言湮南北朝時東土西陲浸淫於二氏已極天乃篤生大聖穆罕默德作君作師維持風化神靈大德拔萃於前聖者不可悉數西域國王皆臣服而信從之其上尊號爲脣昂伯爾隋文帝慕清真釋疑補輯

三

其風化遣使至西域求其經典開皇七年聖命其臣賽一德翰歌士等賫奉天經三十冊傳入中國首建懷聖寺以示天下此一統志殊域志周咨錄等書爲可據也。經文雖繁原其大旨無非欲人體認本來去邪從正忠君孝親敦篤倫常而已非有異於吾儒也。以言乎提覺人心則集前聖成規日拜五次是攝心於時矣。每至七日赴寺行大瞻禮以徵來復之義是攝心於日矣。每歲齋戒一月禁絕一切嗜慾雞鳴而食星燦而開竟日不飲不食以消三毒五濁之愆是攝心於月矣。且日給糗糧更散天課無論君民各照定例施濟貧乏以故盜賊不生公庭無訟史稱極樂世界焉。遵其

教者雖適殊域。傳子孫而不易。使非至誠無息之道統。默相授受。烏能悠久成物如此哉。或謂盤古氏生於天方。中華書內並未詳載。似難盡信。然而天方經文上通天數。下明人倫。道統所傳。紀載甚悉。斷非後人所臆造者也。天經文字。西方通行。亦與儒書文字無異。况其經卷所在。邪崇從不敢近。儻有身不清潔。心少放肆者。展卷欲誦。雖素甚熟習之人。往往開口輒忘。背誦更難。謂非天經之明證歟。中華雖云一統之地。自上帝視之。僅一東隅耳。其始生之聖人。豈有不降於中央至正之方。以傳不偏不易之道者哉。有心人靜參之。自可恍然而得所指歸矣。

帝天辨

山左巖頁丁玉全完壁

斡旋萬化者。萬化莫測其斡旋。故不化而愈神其化。陶鑄萬形者。萬形俱被其陶鑄。故無形而愈顯其形。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超乎萬古無極之前。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此上帝之能事。而非天地理氣之所可擬也。或謂程子以形氣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是二而一者也。余則以爲有形氣者天。能主宰者帝。是二而非一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方位可指矣。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則形似可睹矣。邵子於寅字下註一闕物於戌字下。註人物消盡。則天地有始終矣。動者爲天。執轉運是靜者爲地。孰

清真釋疑補輯

五

堅疑是。必有主宰於其間者。則惟上帝推而上之。其端無始。推而下之。其卒無終。比而擬之。無形似約而指之。無方位。不可執一以推求也。無始而開萬始之始。無終而統萬終之終。無形似而天地間之有形似者。無不受其造化。無方位而天地間之有方位者。無不受其安排。至知無所不知。而不同於有覺之知。靈妙充周。極人世之上下幽明。莫不在其洞鑑也。至能無所不能。而不同於有爲之能。大化流行。極人世之生滅往復。莫不被其推移也。或又謂帝也。天也。皆理氣之所充周也。余則謂充滿於天地間者。惟氣然。氣統於帝。而非即帝也。流行於天地間者。惟理然。理命於帝。而非即

帝也。凡有匹偶。或可喻言。皆受造之物。豈造物之上帝。可見聞而形容之哉。且上帝之造物。惟天地人爲最。天地造物中之至大者也。人造物中之至靈者也。故謂之三才。三才有形有色。皆物也。則凡一切形形色色。與三才並生於天地閒者。孰能越其範圍。孰不聽其操縱哉。書曰。惟皇上帝。詩曰。皇矣上帝。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曰。齋戒沐浴。可祀上帝。此三代前之所謂天。卽上帝而非有形之天。至三代後之所謂天。乃蒼蒼在上之天。而不知帝之所以爲帝矣。終日戴天而不知天。有主宰。非知天者也。終日履地而不知地。有主宰。非知地者也。終日往來酬酢。而不知主宰之者之爲誰。又何能通天徹地。而稱爲致知格物者乎。不能通天徹地。卽不能明心見性。不能致知格物。卽不能率性修道。則甚矣人不可不知有主宰之上帝也。然則必如何而後知。考古經。明正學。折衷於帝王聖賢之言。則幾矣。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皆妄念爲之也。妄念一起。覺天地閒何事不堪設想。古今來是人皆可罔生。由上而溯。謂古皇皆可一萬八千歲。少加修養。安知不可以過之。向後而觀。謂子孫必令綿延億萬禩。極力保全。安知不自我見之。甚而謂功名富貴皆可任吾欲之所爲。遂不憚千方百計。以營謀。洎乎智盡。力竭。勢窮。而功名依然如故。富貴仍不敢期。將有用之精神。早消磨於半生。夫乃歎命有定數。不可倖而致也。噫。亦悔之晚矣。然而天下之不抱此悔者。有幾人哉。如欲無悔。當先斬絕妄念。妄念何由斬絕。嘗觀

清真釋疑補輯

七十七

諸天地古今之數。而可恍然於一二矣。天地如此其大也。古今如此其遠也。然每日甫交午候。急忙晦暝。以蓄來日之光華。每年剛到秋時。急忙收斂。以養來春之發育。誠以貞元會合。祇有此數。一時不敢盡發。而無餘也。卦象之變化。參伍錯綜。可謂妙用無窮矣。乃何以盡數推之。亦僅得六十四卦。統量計之。至萬有千五百二十數而止。非明證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堯舜時。始入中天。爲午初。孔子刪書。斷自二典。抑因上古之聖。始闢荒本。不免於怪怪奇奇。一筆刪除。正豫爲千載下絕其妄念耳。試思從古聖人道。莫高於堯舜。德莫隆於堯舜。而核其年歲。均亦百數十

年已爲亘古獨有之上壽降而至於周末戰國非復中天之盛世已屬午後之餘光乃篤生孔孟一爲德備道全之至聖一爲知言養氣之大賢問其歲紀亦曰七十三八十四而已天方聖人穆罕默德生於隋初受命降經上通帝謂稱爲末世封印聖人其後卽中外合計亦未見有賢者復出足徵數已交乎未字之會况細考其年僅歷六十三歲而辭世矣矧今又閱千數百年安知不已入甲字時耶昔邵夫子曾於寅字下註一開物於戌字下註人物消盡足徵天地古今原有始終始也自無而之有終也自有而之無必然之勢耳其十二字之推遷相傳日月合璧卽爲一字交易之

清真釋疑補輯

徵故王者當之不書祥瑞焉天方經載世界將盡先有徵兆男無信行女無廉恥爲一兆又云經書字跡漸就飛滅亦一兆今觀當世人多蹈此惡習執迷不悟書多藉刻鉛板堆砌刷印暫顧目前日後板不復存而字亦漸滅良可危也且歷代甲子考云第一甲子乃黃帝元年也第二甲子爲黃帝六十一年第三甲子少昊二十一年第四甲子少昊八十一年第五甲子顓頊五十七年第六甲子帝嚳二十九年第七甲子帝堯二十一年第八甲子帝舜九年至明之天啟四年乃第七十三甲子也自軒轅以至有明四百三百餘年其未立甲子以前要亦不過數千年耳天方恩書所記

上自阿丹始生於寅。下至穆罕默德既沒而後。通統接算。則曰七千餘年。是中外之歷。相去本不甚遠也。彼謂古聖一萬八千餘歲。並謂古有十二萬四千有零之聖者。似皆荒渺無稽之論耳。意者上古之時。天與人近。人人皆爲聖人。亦未可知。歷觀古書。從未見有忠孝節義之舉。豈果無其人乎。抑以人人忠孝。人人節義。亦舉之不勝舉矣。譬諸禽獸之中。盡成麟鳳。而麟鳳又何足爲瑞哉。古之人心。時通天心。凡有祈禱。無不立應。是其徵也。今則忠孝有舉。足徵不忠孝者多矣。節義有舉。足徵不節義者多矣。况乎三代而上。惟恐好名。三代而下。恐不好名。浸假而舉者未必皆真。可舉久。

清真釋疑補輯

七九

則雖欲舉之。而並無可舉。世道人心之憂。豈不大可痛哉。人果於此。少留意焉。妄念何自生乎。妄念又何必生乎。夫亦可以不必言社矣。

識論

鄒魯散人

天下之讀書者。動云識得一字矣。然而一字。豈易言識哉。泛而論之。則數之始者爲一。物之先者爲一。若問一知十之一。舉一反三之一。皆此一也。然有始必有終。是爲遞推之一。也有先必有後。是爲對待之一。也可遞推者。則因一以至於不一。有對待者。則彼一復同於此一。要皆不得謂之真一。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道德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萬物得一以生。說文曰。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註云。一本之所以萬殊。又云。萬殊之所以一本。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

清真釋疑補輯

六

不測。若第以始於一之一。先乎一之一。而論焉。能有此變化無窮也哉。惟天方經中。剖判甚爲明悉。言天下有數一之一。尤有獨一之一。有獨一。然後有數一。自不得以數一。誤認爲獨一。蓋數一之一。僅能主其一。不能主其二。又何論乎十與百與千萬。獨一之一。非僅主乎十與百與千萬。實則迥超乎眾一。而默令統歸於此一。嘗考字彙所載。古圭字從一。釋爲燈中火點。若火之始然。自無而之有也。由一而擴充之。則爲一。惟有此一。而天地萬物。方能如是之層出不窮。既有此一。而陰陽鬼神。自皆處於退聽之勢。而莫能自主。夫乃歎中庸之所謂不貳者。乃真一也。藉非真一。惡能生物。

而不測。孔子之所謂一貫者。其一字當重讀而覆按。則下以貫之三字。方有許多妙用。泛應曲當。時措咸宜。以至於參贊化育而無難。不然。一特數之始。萬殊皆其終。一特物之先。萬殊居其後。果何以爲之本乎。須知其殊之所以爲萬者。仍因其本之能一焉耳。由此推之。則造分天地者。此一化成萬物者。此一方不愧爲大始之一。此說文之所以曰道立於一也。且天之清非自清。有一以清之地之甯非自甯。有一以甯之萬物之生非自生。有一以生之信乎天下之動者。皆賴乎一以貞之也。則道德經之言不默與易理互相發明哉。歷學疑問書云。凡物之動者。必有不動者爲之根。動而

清真釋疑補輯

卷一

不息者莫如天。則必有常不動者以爲之根矣。天之有兩極也。亦如禮之有膺。尸之有樞。樞不動故尸能開闔。膺不動故禮能運旋。然此二者。又誰制之而使不動哉。則以其所麗者常靜也。惟天亦然。動天之周繫乎兩極。而此兩極者。必有所麗。其所麗者。又必常靜。故能終古凝然。而爲動天之樞也。使其不然。極且自動。而何以爲動天之所宗乎。又云有常動者以爲之運行。知其必有常靜者以爲之根柢。大抵皆本乎真一之說也。人生在世。當獨具隻眼。識得一字。非數一之一。乃獨一之一。則此心不爲萬物所搖奪。此生可不至復藏於疑貳。又何患有兩可之見。二三之德也哉。嘗見拜

主寺中傍柱有人撰聯云。化人化物能化化。生天生地更生生。一天圖畫。須曉丹青無貳。滿地文章。當知運筆是誰。曰。且曰明。渾一元於沕穆。無聲無臭。宰萬物而化光。鼓盪焉。照嫗焉。盡屬有形。功用。主宰是網維。是須求無始根源。殿前匾額有人題曰。闡一堂。敬一歸真。精一允中等語。均有講究真上之義。因附錄之以備參考。噫。安得天下人皆識此真一也哉。

歷代人物地名碑文

隋書殊域志。開皇六年丙午。天見異星。太史占之。知西方有聖人。生焉。文帝遣使往徵之。開皇七年丁未。天方國聖。命臣賽爾德。卽賽爾的。幹歌士等。卽宛噶斯。隨使入貢。實奉天經三十册。由南海達廣。首建懷聖寺於粵東之羊城。以居來使。至長安。召對稱旨。帝。准其傳教東土。並留居修歷。至開皇十九年己未。而歷書成。尋還國。大業三年。煬帝遣使圖天下方域。天方國聖。復使幹歌士。東來闡教。隨從之眾。悉入編氓。廣設經師。其教大興。至唐初。復蒙召見。問答西學。不下數百條。上訝曰。此與儒道小異大同。可並行而無。清真釋疑補輯

全三

害也。諭有樂習其教者無禁。於是隨教者日益眾矣。幹歌士卒於番禺。土民以禮葬之。北郭桂華岡。時有香氣遠聞。至今猶呼爲香墳。築採樵焉。又周咨錄。載懷聖寺創修於廣州。爲東土建立清真寺之始也。

陳明卿潛確類書第十三卷。載天方國卽古筠冲地。一名大食國。亦名天房。其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風俗好善。官長及下民。悉皆拜主。以爲一國之化。

紀錄彙編。載天方國法禁酒及犬豕。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民風和美。無貧難之家。官長無科擾。亦無刑罰。悉遵教規。自然純化。

不作盜賊及非禮等事

按天方國見明朝典故第一百零五卷。景泰辛未年會稽山樵馬歡瀛海勝覽。費信星槎勝覽。明朝世法錄第八十一卷。歷代小史第一百零二卷。吾學篇第六十卷。又忽魯謨斯國見紀錄彙編第六十二卷。撒馬兒罕國見鄭曉吾學篇第六十八卷。明朝世法錄第八十一卷。王鳳洲彙苑第六卷下。榜葛刺國見明朝世法錄第八十一卷。文苑瀟湘木集紀錄彙編第六十二卷。吾學篇第六十卷。南泥里國見吾學篇六十八卷下。古里國見紀錄彙編第六十二卷。明朝典故第一百零四卷。星槎勝覽第十九章。

清真釋疑補註

全四

文苑瀟湘木集

回鶻國見劉氏鴻書第八卷

哈烈國見吾學

篇第六十八卷

祖法兒國見吾學篇六十八卷。紀錄彙編六十

二卷。

阿丹國見紀錄彙編六十二卷。古今說海說選癸集。星槎

勝覽第四卷。

滿刺加國見紀錄彙編六十二卷。吾學篇六十八

卷。

溜山國見紀錄彙編六十二卷。吾學篇六十八卷。回回國

見職方外紀第一卷。

回回祖國見七修類稿第十八卷。世史正

綱以爲大食國一統志以爲默啜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隋時

入中國。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端。吾儒亦有弗如者。富貴貧賤壽

夭一定也。誠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主禮拜之外。一無所

崇吾儒富貴者不少也。雖至親友之貧乏。多莫尚義。他人何暇問之。彼於同教貧人。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孔孟之教。或存或亡。莫知其鄉。彼則敬主事親。尚義樂助。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倫也。天方聖教所化。非止數國。此特紀中華史籍所載耳。然自聖去世。各國風俗日遷。亦難免有大同小異者矣。

天中記三十五卷第三章。周昭王卽位之十四年甲寅三月八日。江河泉水忽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遍於西方。似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

法真釋疑補輯

全五

及此昭王卽勅鑄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

昔吳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對曰。吾博識強記。非聖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吾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吾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吾所知。太宰駭然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孔子有間曰。吾聞西方有大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或疑之曰。孔子當時所指爲聖者。安知非西天之佛乎。答曰。佛能自勅法門。亦非凡人也。但相率而入於清淨寂滅之境。古今來安有無父無君之聖人哉。

唐天寶元年壬午仲秋勅建清真寺於陝省西安府長安縣子午巷。御史王鉉撰文曰。竊聞俟百世而不惑者道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心也。惟聖人心一而道同。斯百世相感而不惑。是故四海之內皆有聖人出。所謂聖人者。此心此道同也。天方聖人穆罕默德。生孔子之後。居墨克之國。其去中國之聖人之世之地。不知其幾也。譯語相殊。而道合符節者何也。其心一故道同也。昔人有言。千聖之心。萬古一理。信矣。但世遠人亡。經書猶存。得於傳聞者。乃知天方聖人生而神靈。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說。如沐浴以潔身。如寡慾以養心。如齋戒以忍性。如去惡遷善而爲修己之要。

清真釋疑補輯

全

如至誠不欺而爲感物之本。婚姻則爲之相助。死喪則爲之相送。以致大而綱常倫理。小而起居食息之類。罔不立教。罔不有道。罔不畏天也。節目雖繁。約之以會其全。大率以化生萬物之主爲尊。事主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殆與堯之欽若。昊天湯之聖敬。日躋文之昭事上帝。孔子之獲罪於天。無所禱同義。此其相同之大略也。所謂百世相感而不惑者。足徵矣。聖道雖同。但行於天方。而中國未聞焉。及隋開皇中。其教遂入中華。流衍散漫於天下。至於我朝天寶陛下。因天方聖人之道。有同於中國聖人之道。而立教本於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羅天爵。董理匠役。

創建其寺以處其眾而主其教者擺都而的也。其人頗通經書。蓋將統領羣眾奉從聖教。隨時禮拜以敬主。而祝延聖壽之有地矣。是工起於元年二月吉日。成於本年八月二十日的等。恐世遠遺忘。無所考證。遂立碑爲記以載其事焉。

賜名清教寺。元宗復勅改唐明寺。見明皇遺事書內。憲宗元和二年。回紇人至。請立摩尼寺於河南。詔許之。見唐史。

唐陶八八。西域人。天寶中。飛錫至長安。鶴髮童顏。樸大學習。巷諸寺。往往不食。食有兼人之量。亦未言飽。精通天方諸國經籍。及歷學。元宗聞其名。頻召入禁中談經。帝曰。今而知西域聖教。於綱常。

清真釋疑補輯

全七

倫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也。使人廣傳西學。其後陶足跡遍天下。非忠臣孝子。恆不與語。雅與顏魯公善。肅宗時。陶遊江南。授顏真卿丹以防厄。相別訂後會。比顏奉詔往蔡州。過汜水逢陶。陶曰。吉。遂指嵩少而去。生平多異術。嘗渡河舟覆。陶獨立水上。而衣履不濕。每山行虎狼見之。皆馴伏。廣遊名區。人不知其所終焉。

蔡九霞廣輿記。載米芾書顏真卿墓碑云。公之使賊也。謂饑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服之可不死。至今體健不衰。且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此行幾是。後公葬偃師北山。有賈人至南海。見道士麥。託書至偃師顏家。及造訪。則塋。

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家人卽日開塋。棺已空矣。考正字通及通雅書中。天方人稱老成者曰八八。亦作巴巴。與谷通。顏魯公墓碑在偃師。碑陰刻有米書。所云使賊者。賊指李希烈也。

唐哥舒翰。長身玉立。其先蓋突騎施酋長。世安西家。富於財。任俠重然諾。能讀春秋漢書。通大義。喜交天下士。恆晝接賓客。夜參軍書。天寶八年。詔令攻土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邊垣以安。進封西平郡王。西鄙人嘗作歌美之。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曾救王忠嗣。以報知己。築應龍城。以絕土蕃。時論韙之。十三年。以翰兼河西節度

清眞釋疑補輯

全

使。及安祿山陷東京。上以翰有威名。詔爲副元帥。將兵八萬討賊。與田良安等軍於潼關。賊懼不敢西窺。久之。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進兵。復陝洛。翰奏必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要在成功。何必務速。楊國忠謂翰逗遛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乾祐於靈寶西原。翰大敗。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賊進攻克之。蕃將火校歸仁執翰送洛陽。祿山以爲司空。曰。汝當輕我。今定何如。翰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聞其語多譏刺。知其不爲己用。拘之監室。及官軍克東京。祿

山殺在囚。唐將三十餘人而去。翰與程千里等皆遇害。翰以老成深慮之策。惜元宗之不用何哉。權臣在內。大將難成功於外。唐末如出一轍也。

唐懷仁回紇可汗也。其國自太宗時兵強地闊。率勅勒諸部事唐。元宗嘗曰。使朕無西陲患者。賴有回紇可汗懷仁也。安祿山陷兩京。上幸蜀。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肅宗卽位。靈武徵兵。回紇懷仁當使人往問起居。命葛雍支將兵入援。至德二年。賊益猖獗。上復使往回紇告難。懷仁曰。豈有天可汗告急而不赴者乎。遣葉護等將精兵四千人入援。囑之曰。吾教世受唐恩。

清真釋疑補輯

全九

務爲竭力經營。收復二京。慎勿貽笑於中原也。至鳳翔。廣平王俶卽代宗。迎見葉護約爲兄弟。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與賊戰於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大潰。明旦大軍入西京。時東京尙爲賊固守。俶拜葉護復約徑取東京。當卽引兵自城南過營澹水東。初子儀與賊戰不利。葉護率眾襲賊之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曰。回紇至矣。遂潰。冬。慶緒棄城走河北。復克東京。帝特璽書獎勞懷仁。賜賚有加。並留回紇兵數千。官將軍中郎將及五品上者百餘人。駐東西二京。聽其婚娶內地。因而入籍。長安者近萬家。考可汗。凡西北戎稱其君也。葉護。回紇之稱太子也。

唐初定鼎後。西部契苾何力。首先內屬。立邊功最多。蓋太宗滅突厥後。從溫彥博策。用蕃將置塞下。使爲中國扞蔽。貞觀十六年。契苾部落執何力以降薛延陀。何力拔佩刀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廷。因割左耳以自誓。上聞之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卽命崔敦禮使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還力陳許婚非計。帝曰。旣許之。奈何。褚遂良亦以失信諫。何力獻策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詣靈武。彼畏必不來。則婚不成矣。上大悟。用其計。婚遂中止。二十二年。何力陳薛延陀可取狀。帝命李勣擊降之。遣使詔諭勅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歸命請吏。後帝征高麗。清眞釋疑補輯。

九十

何力裹瘡力戰。又與薛仁貴征鉄勒九姓。並建殊勳。總章元年。賈言忠自遼東還。高宗問征高麗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待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上由是眷顧何力愈隆。賞賜無算。唐書薛延陀傳。貞觀二年。册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李唐之世。蕃將立殊勳者。若阿史那社尒。執矢思力。黑齒常之輩。不可悉計。而其功之至大。宜以契苾何力爲最。按契苾。一曰契苾羽。北史。苾作苾。一部落也。凡十五部落。總號勅勒。分計之曰薛延陀。姓一利陁氏。曰回紇。在薛延陀北。曰都播。一作都波。曰骨利幹。居翰海北。其地晝長夜短。日沒時天色正燠。煮

羊羹適熟。日已復出。曰多濫葛。在薛延陀東。曰同羅。在多濫葛東。曰僕固。在多濫葛東北。曰拔野古。曰思結。在薛延陀之固牙。曰渾。即吐谷渾之類。建中功臣渾瑊。即其後。曰斛薛。接連僕固。曰奚結。在同羅之北。僕固之東。曰阿跌。本河曲部落。其後內屬。賜姓李氏。曰白霽。與奚結相連。合契苾爲十五部落。亦曰回部。當時近被聖化。皆奉天方國教。故自回紇一入中華。因又稱天方聖教爲回教。其實大方聖人生於墨克。遷居默德那。其尊爲王。有至聖實錄年譜可考。並非興教於回部。其教名穆思慎。從其教者曰穆民。至今天方本地依然此稱。均譯爲清真二字。亦並無回子之稱也。考阿

清真釋疑補輯

卷一

史那三字姓也。契苾覆姓也。然近聞各回部落風俗日變。聖教漸迷。雖仍曰皆回教人。實則早失眞傳者多矣。海鹽鄭曉曰。默德那國王穆罕默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號爲暗昂伯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主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冊。凡六千六百六十餘章。隋開皇年。始傳其教於中國。

唐藥葛羅。回紇太師也。器宇凝重。燕居無褻容。尤精天文。歷數之學。嘗獻捷至長安。吐屬溫雅。不類遠人。上甚奇之。陛辭時。帝指謂廷臣曰。似此局重沈密。智略明練。始信何地無才。居官有大臣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用人必得其長。時僕固懷恩叛唐。並誘回

紇吐蕃藥曰唐君尊聖崇教待東土回民撫育至厚懷恩雖屬姻親豈得因一人之言而棄數百年之好。臣請督師親往以審可否。可汗是之。適懷恩中途病卒。范志誠領其眾。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使牙將李光瓚往說回紇。藥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若挺身往說。可不戰而下也。子儀叩馬回諫。子儀曰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言。或幸而見從。以鞭擊脣。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藥葛羅大驚。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下馬執其手曰汝國有大

功於唐。唐待亦不薄。奈何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藥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來。今負公誠深。願盡力擊吐蕃以謝過。與子儀爲誓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子儀與藥夾戰。吐蕃於靈台西原大破之。凱歸。可汗曰非卿小心慎密。謀而能斷。幾敗乃公事。故終唐之世永好不渝。

唐藥葛琦。身長七尺餘。神采英毅。志量恢宏。回鶻國君也。其國在西北夷。元魏時號高車部。隋曰韋紇。又曰回紇。德宗朝請改爲回鶻。琦。一作奚。性明決。常上表助國討淮西賊。元和九年。宰相李絳勸上與回紇爲婚。憲宗猶豫未決。長慶開西北諸胡多事。

蹂躪漸逼邊塞。穆宗乃以太和公主下嫁回鶻。以爲可敦。卽皇后也。琦。旰食帝知遇之厚。愈自謙謹。西垣鮮烽燧之警者。凡數十年。琦。儻。勤。撫。之。功。居。多。後。薨。帝。悼。惜。不。已。會。昌。初。回。鶻。飢。饉。國。亂。大。將。隰。沒。斯。侵。逼。塞。下。諸。部。其。部。眾。奉。公。主。彈。壓。侵。掠。雲。朔。諸。郡。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武。宗。命。朝。臣。議。之。皆。謂。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回。鶻。屢。建。大。功。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帝。外。遣。公。主。以。書。公。主。覽。之。事。遂。寢。公。主。憲。宗。之。女。穆。宗。之。妹。武。宗。之。姑。也。

清真釋疑補輯

卷五

宋書神宗朝補哈喇國王所非爾親身入貢本爲天方聖裔因素仰宋正朔久欲親臨中原闡揚聖道召對時自示已志神宗大悅封甯西域朝奉王子賽嚴封莒國公賽伏丁封昭慶王所非爾志在傳道不樂居汴帝因賜第淮泗閒廣爲建寺興教遠近聞經者接踵薨後二子襲封至其孫蘇祖沙封甯夷侯長身方面音宏性烈威不可犯光宗紹熙二年奉使於金語言條達不抗不卑深能全國大體金人脇之毅然曰我首可斷節不可奪也因恐辱君命卒以殉難事聞朝野嗟惜後其子坎馬丁官營帥孫馬哈目封雲中郡公皆矢志滅金不愧世勳焉

宋買天英四川郫縣人。買叔午之族也。叔午惻惻無華，有操行。在五代時名傾一世。至天英少負才望，豪放不羈，所交皆知名士。族人咸推重之。曰：是後來之英能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性嗜書，於古籍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成進士後，樸端諒直，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曲。

宋沙世堅，自少角時便好聚兒童爲戰陣之戲。臺石爲營，折草爲旌旗，自爲渠帥。有違令者，輒嚴以鞭箠。諸兒莫敢逆啼。見者奇之。曰：此子異日必良將也。及壯，武健多謀，狀魁偉，性嚴毅，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當宜州多警，命世堅守之。紀律嚴明，威不可犯。然

清真釋疑補輯

七

嚴而有恩，下有疾爲躬調藥餌。死事者哭之，以忠義感激士卒。料敵制勝，故能以寡擊眾，得人死力。於是積年劇賊，以次剽平。一路賴之，身經數百戰，每奮呼入陣，人馬辟易。戰酣時，精采愈厲。二目皆赤，行軍恆不持糗糧，取之於敵。嘗立講武堂，訓將士，甲兵堅利，行伍肅整，常若寇至，蓋安不忘危若是。

宋米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諱佐，始親儒嗜學，爲左武將軍，贈中散大夫。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嘗夢雙角人手攜一軸物自空下，因生芾。平生喜書畫，遇古蹟必極力購取，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購之。家故饒財。

既仕悉以分族人。後貧不以爲悔。性好潔。置水其傍。數類而不悅。未嘗與人同器服。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視眉宇軒然。進趨禮如。雖不識者亦知爲米元章也。少與禪人摩詰游。詰以爲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見蔡肇謨海嶽先生墓誌銘。約曰。米曾華出自鬻芻。仍世勇爵史載芻。浣衣濯帶肌瘳。踰月止酒。不如輩云云。全詞載志林。公與蘇軾友善。子瞻自海外歸。遺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淩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元章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與時相見。乃知

清真釋疑補輯

九十五

也。其高自標置如此。米南宮書自得於天。姿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米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卽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旣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晝莫及也。公性有潔癖。素本清眞。舉止頹頹。不能與世俗仰。故仕數困躓。平生與游多天下士。蜀劉涇。長安薛紹彭。眉州蘇軾。好奇尙古。相與爲忘形交。東坡嘗戲拍其肩。謂之曰。賢哉。回也。公生於皇祐三年辛卯。元豐初。以詩文

賢見荆國王文公於金陵。文公摘取佳句書之便面。元豐年嘗至長安清教寺書道法參天地大字勒之碑石。所至喜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字製名。後來莫之廢也。過潤州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菴城東。因號海嶽。日咏哦共間。官至禮部員外郎。復以言者罷。瘍生其首。卒於大觀元年丁亥。五十七歲。娶許氏。封甯公縣君。有賢行。五男。長則友仁也。字元暉。補將仕郎。儻藝能世其家。元章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怪奇奇。子元暉。略變父法。自成一家。烘鎖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或用之。紹興戊午季春。嘗於五湖田舍詩云。三茅別有洞中天。

清真釋疑補輯

九十六

我欲山居屏世緣。累行積功多脫舉。玉宸欣有地行仙。元暉題南宮山林圖詩也。公自寫真世有數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一本蘇養直題云。米禮部人物瀟散。有舉扇西風之興。一本唐裝。有篆書淮陽外史米元章像八字。米友仁八十有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煙雲供養也。見蘇米遺事。石林避暑錄等書。其後裔散居江浙。鄒滕境界。世守清真教規者居多。猶有大米小米之分焉。

元史第一百二十五卷。太祖西征有別菴伯爾聖裔。瞻思丁。宋雲中郡公馬哈目之子也。率千騎以支豹白鶴迎降。因其會祖蘇祖。

沙使金盡節。日欲滅金以伸君父之仇。聞元太祖興。嘗謂其屬曰。奇渥溫。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遂卒。部眾佐元滅金。太宗朝。鎮撫西陲。立功最多。上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猶華言貴族也。後輔世祖。制田里。教樹畜。起庠序。明人倫。故八年而西秦大治。越五年而吳越熙皞。又六年而蜀滇感化。奉勅重修長安古寺。奏請勅賜清真御額。至元十六年卒。六十九歲。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賜諡忠惠。有子五人。長納速剌丁。封延安王。事詳元史。忠義傳。忽辛。封雍國公。其孫伯顏察兒。天資英邁。忠克有大節。帝命之帥師伐宋。論曰。古之善清真釋疑補聯。

九七

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因自襄陽趨鄂州。克鄂州。取蘄州。破安慶。沿江皆望風降附。乘勝東下。遂入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時。伯顏開倉賑之。遣醫治疾。民大悅。初。汪立信獻策於賈似道。不用。及似道敗。立信歎曰。吾今猶得死宋土。扼吭而卒。伯顏聞之。歎曰。宋有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會帝有詔。以時方暑。班師。俟秋再舉。伯顏言百年通敵。已扼其吭。風馳電掣。取之恐後。少爾遲回。遺患留悔矣。上謂使者曰。此事朕不從中制也。遂南下入常州。取平江。破獨松關。宋使柳岳乞和。伯顏曰。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

於小兒。其道如此。尙何多言。十三年。伯顏入臨安。封庫府收史館。禮寺圖書。以宋恭帝及皇太后全氏北去。師旋封淮安王。世祖嘗諭太子真金曰。伯顏文武全材。汝勿以常人遇也。及卒。成宗賜諡忠武。梁臨江曰。伯顏深略善戰。將三十萬眾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嘗請勅督修清寺。延禮教。領談經。竟日。記其伐宋至梅嶺岡。有詩云。馬首經從嶺表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祇插梅花一兩枝。元僕列筮。本回鶻人。後居江南溧陽縣。少穎異。於經史墳索無不博覽。兄弟五人。友于甚篤。聯翩登進士第。嗣後宗族蕃昌。散處江

清真釋疑補輯

九

左江右者數百家。至明吏部尙書俛斯與。俛惟賢皆其後裔也。元阿散。西域人。性英達。寡言笑。在世祖朝。居官多稱職。仁宗延祐四年。帝以爲丞相。辭曰。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散本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後相英宗。見當時賜予過度。名爵太濫。每裁抑之。由是貴近側目。多竊怨焉。完者不花而奏阿散所得官用爲多。帝曰。阿散嘗止卿船稅之請。今所言乃復私恨。非公議也。不納其奏。侍臣並稱萬歲。阿散居政府多稱益。凡不便於民者。恆奏罷之。中外翕然稱賢。相云。元揭傒斯。字曼碩。江西豐城人也。少貧嗜學。有文名。大德間遊湘

漢湖南帥趙洪雅好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延祐初程
鉅夫與盧摯列薦於朝授翰林編修文宗時閣中有春訪必稱旨
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以
示臺臣曰朕授經師揭曼碩所進與虞集黃潛柳貫齊名人號
爲儒林四傑兼善風鑑嘗遇劉基一見奇之曰子魏元成流也至
正三年致仕南還命丞相脫脫諭留之後斯口使一得之獻見用
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何恨不然何益之有問致治何先曰儲材爲
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請兼行新
舊錢以救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詔之修宋遼金三史朝夕不休因

清真釋疑補輯

九

得寒疾卒。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子玆亦以文學名。梁臨江曰
揭公平生清儉。至老不易。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聞人善必
揚之。聞墨吏深惡之。豐城舊有陶金戶三百。地不產金。而歲課增
至四十九兩。民多死徙破產。公言於朝。蠲其課。鄉民至今德之。爲
文敘事嚴整。詩清婉。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碑誌
多其所撰云。

元伯顏子中西域人。其祖父仕江西因家焉。少有學行。由東湖山
長至建昌教授。至正中江右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
諒已陷贛。子中遂聞道入閩。元平章陳友定素知之。辟爲行省員

外郎曾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入元都獻捷。因陳江南緩急狀。朝臣驚歎。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閩。會全閩二廣皆歸明。至則真已降於廖永忠。子中墮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永忠釋之。乃變姓名潛隱進賢之北山。明祖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常齋鴞自隨。誓不復仕。洪武十二年。江西布政使沈立本言於朝。以禮徵之。子中聞使者至。慨然曰。死晚矣。作七哀詩爲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並祭同事死節之士。畢飲鴞自盡。

元刺魯丁雲南高士也。天資高邁。博通華西內外圖典。以道義名節自勵。至正末。羣盜蔓延。半天下。乃與同志四十餘人。隱山谷中。

清真釋疑補輯

以禮自牧。雖僻壤獨處。如對嚴賓。盜耳其名。共訪拜之。乃笑曰。人生所重者名義也。爾輩何不歸農。勉成國家良民。以爲父母妻子性命計。反覆爲陳利害。盜弗聽。脅之益力。遂厲聲罵賊曰。吾保志全高死。亦何憾。賊怒殺之。餘三十九人。亦皆不屈被害。咸身首異處。越經宿而復合。人民異之。爲叢葬於建水北白鶴鋪。號羣節墓。見續廣事類賦。

明洪武元年。勅建禮拜寺於金陵。太祖高皇帝御書百字贊曰。乾坤初始。天籙注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授受天經。三十部册。普化眾生。億兆君師。萬聖領袖。協助天迎。保庇國君。五時祈祐。默祝太

平。存心真主。加志窮民。拯救患難。洞徹幽冥。起拔靈魂。脫離罪業。仁覆天下。道貫古今。降邪歸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貴聖人。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是年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等。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承迭里月實。二十四人。二年。又徵元。厯官鄭元里等十一人。至京議厯法。占天象。定爲欽天監。掌察天文。定厯數。凡日月星辰氣色之變。率其屬而占候焉。語在百官考。見海鹽鄭曉吾學篇六十卷。律厯志曰。三代旣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然東。北。南。蠻。諸夷。皆不聞有厯。而西域獨有之。

清真釋疑補輯

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方爲得風氣之正。故異人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厯者。相傳於西域聖人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原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元之季世。其厯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厯也。得西人之精乎厯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厯與中國厯相參推步。迄今用之。見唐荆川稗編五十四卷。

洪武十五年。勅諭翰林院編修。回回馬沙亦黑。馬哈麻。文曰。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爲萬幸。君子之道不行。是爲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滯於一時。吾中國之文。始八卦以代結繩。

而編簡至於方冊流傳。古聖人之言莫不備載。萬物性情造化無所不該焉。洪武初。大將入都。所得圖籍文皆可考。惟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所譯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測主之道。甚是精詳。於戲。乾方之秘書。非爾安能明於中國。爾非書。安能名不朽之智人。勅命爾爲翰林編修。汝其欽哉。

洪武十六年五月。欽天監回回太師馬沙亦黑譯天文經序云。天理無象。其生人也。恩厚無窮。人之感恩而報主也。心亦罔極。然而大道在天地間。茫昧無聞。必有聰明睿智者出。心得神會。斯道之

清真釋疑補輯

三百一

妙。立教於當世。後之賢者接踵相承。又得上古聖人所傳之妙。以垂教於來世也。聖人穆罕默德及後賢輩出。有功於大道者。昭然可考。逮闢識牙耳。大賢者生。闡揚至理。作爲此書。極其精妙。後人恪守尊崇。縱有明智。不能加規而過矩也。

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吳宗伯譯回回天文書序曰。皇上奉天明命。撫臨華夷。車書大同。人文宣朗。爰自洪武初。大將軍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子史。凡若干萬卷。悉上進京師藏之。書府萬幾之暇。卽召儒臣進講。以資治道。其開西域書數百冊。言殊事異。無能知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召翰林院李紳臣

吳宗伯而諭之曰。天道幽微垂象。以示人人。君體天行道。乃成治功。古之帝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修人事。育萬物。由是文籍以興。彝倫攸敘。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爲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此其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其書。以時披閱。庶幾觀象。可以省躬。修德。思患預防。順天心。立民命焉。遂召欽天監靈臺郎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太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於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本音。兼通華語。其口以授儒中。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毋藻繪。毋忽。臣等奉命。謹開局於右順。

清真釋疑補輯

一百一

門之右。相與切摩。達厥本旨。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以進。有旨命臣宗伯爲序。臣間伏羲畫八卦。唐堯欽歷象。大舜齊七政。神禹敘九疇。歷代相傳。載籍益備。其言天地之變化。陰陽之闔闢。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晝夜之代序。與夫人事吉凶。物理消長。微妙宏衍矣。今觀西域天文書。與中國所傳。殊途同歸。則知至理精微之妙。充塞宇宙。豈以東西而有閒乎。恭惟皇上心與天通。學稽古訓。一言一動。森若神明在上。凡禮樂刑政。陽舒陰斂。皆法天而行。期於七曜順度。雨暘時若。以致隆平之治。皇上敬天勤民。卽伏羲堯舜禹湯之用心也。經傳所載。天人感應之理。

存於方寸審矣。今又譯成此書。常留睿覽。兢兢戒慎。純亦不已。若是其至哉。是書遠自天方聖裔。在元世百有餘年。晦而弗顯。今遇聖明表而爲中國之用。修一家之言。何其幸也。聖心朗焉。大公一視無間。超軼前代遠矣。列而存之。與中國聖賢之書並傳並用。豈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咸陽王賽典赤七代孫賽哈智。赴內府宣諭。當日於奉天門奉旨。每戶賞鈔五十錠。綿布二百疋。與回回每分作二處。蓋造禮拜寺二座。南京應天府三山街。銅作方一座。陝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長安縣一座。如有寺院倒塌。隨時重修。不許阻滯。與他住坐。恁往來。府州縣布政司買賣。如遇關津渡口。不許阻滯。欽此。

清真釋疑補輯

三百

永樂三年六月。成祖文皇帝御製天方國王賽夫丁碑文。初遣中使三保太監鄭和等奉命三使海洋。因嘉賜之。今按金陵賽氏家傳。元朝潘提舉所撰也。其序云。賽氏者。先世天方國人在唐貞觀年。始祖別榜拔爾名賽一忒。卽今真教聖人穆罕默德也。乃西方大聖人生而聖德睿智不可言。人皆欽服尊之爲聖。傳十九世。歷宋至元。而有雲中郡公可麻刺丁生子賽典赤瞻思丁。爲元丞相平章政事。以功德追封咸陽王。謚曰忠惠。今有勅修墳在陝西地。

方是也。按爲善陰陽紀載。思丁用兵寬仁。生有五子。長納速刺丁。封延安王。孫伯顏封淮安王。元史稱爲一代良將。今從祀武廟。列於十哲。元教授廬陵趙文。其序譜有云。古之聖賢。皆出神明之胄。賽氏實出聖後。序略又云。賽氏者原非木姓。成吉思皇帝朝。委其祖瞻思丁。賽典赤。勾當管領。不花刺之人民。朝野遂因之以爲氏。元大德間。祖孫父子世。歷將相之位。根本出圖賽一忒。祖習西天教法。歷唐宋元朝。華夷遠近傳頌其名。凡聖人後裔。咸稱爲賽一忒。至今口之不置。蓋謂此也。見太監鄭和勅書。洪武四年。淳泥國遣使進金表銀箋方物。永樂三年。遣使封其主爲王。給印符詔。

清真釋疑補輯

二皇

命王率其家屬陪臣來朝。上御奉天門。享王宴。是年卒。輟朝三日。祭饌甚厚。詔諡恭順。賜葬南京城外石子岡。命有司春秋致祭。

永樂五年五月十一日。皇帝勅諭賽一忒哈馬魯丁。護持朕國。惟人能誠心好善者。必能敬主禮拜。勸率善類。陰翊皇度。化導羣迷。故降錫以福。享無窮之慶。爾賽一忒哈馬魯丁。早從穆罕默德之教。篤志好善。導引善類。又能奉主禮拜。盡效忠誠。眷茲善行。卽用嘉尚。今特賜爾勅諭。護持所在。官員軍民一應人等。毋得侮慢欺陵。敢有故違朕命。侮慢欺陵者。以罪罪之。故諭。

宣德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諭太監鄭和。爾以所造龍船。乃差內

官高定住進來。果造得平穩輕妙。足見爾忠敬之心。朕甚嘉悅。就賞賜爾物件。付與高定住。將來酬爾美意。仍於南京天財庫支鈔十萬貫。與爾爲下番之費。其西洋諸番國事。皆付託於爾。惟爾心腹智識。老成舊人。以副朕委任之重。爾宜慎之。得爾所奏。南京城內三山街禮拜寺被焚。爾因祈保下番錢糧人船。欲要重修。蓋造此爾尊敬之心。何可怠哉。爾爲朝廷遠使。旣已發心。豈廢爾願。恐爾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項不敷。臨期誤爾工程。可於南京內官監。或工部支取應用。乃可完備。以候風信開船。故諭。

弘治五年壬子九月。勅建淨覺寺禮拜寺二座。於江南應天府之

清真釋疑補軒

二頁

城南碑記。賜進士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吳郡王鏊。撰文賜進士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西平楊傑。書丹。其記曰。西域教門精微。韞奧宏博。廣衍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至天文醫圃小道之術。靡不該存。靡不與中國俗情相彷彿。蓋其國土居崑崙之中央。故其人性秉中和。不涉乖畸。我太祖高皇帝開基定鼎。可馬魯丁亦卜刺金等。內附特蒙恩渥。垂澤至今。但勅建淨覺禮拜二寺之由。無從考證。及睹各姓勅命。乃知洪武二十一年。有可馬魯丁亦卜刺金等。原係西域魯密國人。爲征金山開元地面。遂從金山境內。隨宋國公歸附中華。欽蒙高帝喜其賓服。賞及棉絳銀。

鈔等物。著落禮部。給與腳力。前往永平府。搬取家小。赴京居住。因
而勅建二寺。安札將可馬魯丁等五戶。分在望月樓淨覺寺。住將
亦卜刺金等八戶。分在城南禮拜寺。居住。子孫習學真經。朝夕禮
拜。祝延聖壽。寄籍江甯縣。優免差役。永樂三年二月內。欽取四戶
上京。著在四譯館教習子孫。至今優免差役。現存九戶。在此習學
本教。祝延不缺。節奉禮部。劄付事理。猶與休哉。高帝聰明神武。非
其教實有可遵。果不謬於中國先王之道。惡能與居與處。免役免
徭。且布疋鈔錠之類。頒綢絲鞞襖之屢。給若是。則淨覺禮拜二寺
海非淫祠。可比市廛之處。易侵易越。卽尺土寸楹。皆高帝神靈所
清眞釋疑補輯

憑依矣。今幸亦卜刺金等子孫。果能世守清修。不缺瞻禮殿庭者。
賭金鋪而生。嚴畏之心。仰雕甍而肅恭敬之度。則茲寺也。固宜與
國祚綿延於億萬斯年乎。今過重加修葺。各姓祈置碑勒石。以垂
不朽。而余敬爲之記。

嘉靖五年丙戌八月。勅賜重修清修寺碑記。國子監李時榮撰。文
曰。今夫主化生萬物之主也。人之事主者。所以報其化生之德。惟
恐獲罪於天也。惟聖人踐形惟肖。而能善事乎天矣。眾人奉崇聖
人之教。以盡事天之道者也。事天之道。維何敬而已矣。禮拜者所
以將其敬也。而寺也者。禮拜之所。敬主之地也。履其地。將其敬。斯

可以語事天之道矣。是道也。西域聖人之道也。其詳載於舊碑。不復子贊。但考其寺之顛末。其初創於唐之天寶元年三月。工部差督工官羅天爵監造。名爲清教寺。宋靖康二年四月。差指揮僉事阿討刺督工重修。及元至正二年四月。馬虎仙自備貲財。竭力重修。至延祐二年三月。復差平章政事賽典赤督工重修。奏請勅賜清眞寺。成化二年四月。長安人馬斌督工重修。成化十八年八月。奏請改寺名爲勅賜清修寺。至今將及百年。殿宇門舍頽塌。吾人禮拜寺。莫能容。嘉靖元年四月吉日。督工人馬清與本寺掌教馬宗璽等督同教中耆老採材集工。大起棟宇。府官孫世昌孫世觀清眞釋疑補輯

與勅賜飛魚服。秦府承奉正鳳岡張沂公請秦王殿下。卽命賜名。並給輒瓦物料克濟。乃事由是規模壯麗。巍峩崇新。非惟吾人禮拜敬主者得其所。而振揚聖教於不息。殆將祝延聖壽於悠久。所保皇圖無疆者在此也。是工告成。教人馬清等蓋亭立碑。謁子求記。以載其事。子弗敢辭。遂爲之記。

明常遇春江南懷遠人。剛毅多智。膂力過人。初從劉聚薄。其鹵掠乃借私卒數十來歸。上初未之奇也。及采石之戰。挺身陷陣。遂見信任。與傅友德時號二虎將。尋守溧陽。改建康。克陳友諒。擒張士誠。洪武元年奉命北定中原。破濟甯克汴梁。遂自虎牢關入。元將

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陳洛水北常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敵大潰。梁王阿魯溫以河南降。復同徐達合兵取長蘆克通州。入元都不戮一人。封府庫。吏民安堵。加封中書右丞相平章軍國事。封鄂國公。二年下保定。中山真定。會徐達克太原。山西悉平。六月詔還北平。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甯。進拔開平。元帝北走薊北。悉平。七月師次柳河川。病卒。喪歸。帝用宋太宗喪趙普故事。臨於龍江。追封開平王。謚忠武。賜葬鍾山。高麗王遣使來祭。配享太廟。肖像功臣祠。位皆第二。太祖每曰。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長於大將軍。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推名將者曰。徐常。而上

清真釋疑補註

二頁

亦均重之。遇春善撫士卒。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素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嘗自言。能將十萬眾。橫行天下。軍中因稱常十萬生。平勤齋拜。當戎馬倥偬。暇卽入寺談經習禮。雖在軍中亦然。嘗請勅建禮拜寺於金陵城內。落成後。高皇帝頻臨幸焉。

明常茂。開平王遇春之子也。貌偉俊。重然諾。自少隨父居戎幕。參軍務。沈勇能斷。知兵事。撫下有恩。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訪其材否。由是遇春任人無失。所向有功。軍中經畫。茂預有力焉。洪武四年。大封功臣。時遇春已薨。封茂爲鄭國公。洪武末。元太尉納哈出。數寇遼東。命馮勝督兵討之。虜度不敵。詐降。勝遣藍玉往受之。哈

出以數百騎至玉營以偵軍勢。玉飲以酒。哈出以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時茂在坐。其麾下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哈出將遁矣。茂直前捕之。哈出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勝因奏茂激變狀。茂亦奏勝過。上收勝大將軍印。安置茂於龍州。尋赦還。弘治六年。孝宗訪聞常遇春孫復。李文忠元孫璿。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皆與軍民雜處無職。命世襲指揮使。以奉先祀。嘉靖十一年。世宗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劉基世爵。

明沐英。江南定遠人。字文英。八歲遭兵亂。父母沒。太祖子之。屢從征討有功。詔復其姓。洪武十一年。吐番川藏數剽貢使。詔英爲都

清真釋疑補輯

軍

督同知討之。破其眾。窮追至崑崙山。俘獲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麟七站地。上以英爲征西將軍。進剿。至則寇遁去。追擊擒三副使等。置洮州衛。十三年。英襲元將脫火赤於亦集乃。路捨之時。元梁王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兵三十萬屯曲靖。復以傅友德征雲南。藍玉沐英副之。英獻策曰。彼不意我深入。若倍道疾趨。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進軍白石江。欲渡。英曰。我兵疲恐爲所扼。乃帥諸軍嚴陣。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陣後。張疑幟山谷間。元兵大驚。英急麾軍渡江。縱鉄騎擣之。生擒達里麻。梁王聞敗。自殺。於是東川烏蒙水西芒

部諸蠻皆望風附。明年進攻大理拔之。搃其酋段世分徇鶴慶麗江金齒皆下。雲南悉平。留鎮其地。墾田鑿池通鹽井利商旅。二十一年思倫發寇定邊。服號三十萬。歐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英馳救置火礮勁弩爲三行。乘風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死鬪。左軍少却。英登高望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恐奮呼衝突。大軍乘之斬馘四萬餘。明年倫發入貢。麓川平緬遂平。二十五年卒。諡昭靖。追封黔甯王。配享太廟。按英沈毅寡言笑。尤喜典故。嘗於壁間大書太極圖說東西銘敬齋箴等。朝夕瞻對求其理趣。撫卒伍恩威並施。未嘗妄殺。夷人畏愛之。爲立思召堂。在昆明太華山。

清真釋疑補輯

三

舊藏英之遺文也。其入朝時。嘗賜宴奉天殿。錫賚有加。上撫之曰。使朕高枕無南顧憂者。沐英之力也。

明賽哈魯。天方聖裔也。神骨秀竦。口可容拳。一望共知爲貴介子焉。雖累葉宦族。而雅度優容。動由禮節。恂恂有西漢長者風。守經砥行。時以教道自任。冠帶不去。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晝所爲者。夜必書之。欽封世襲威甯侯。

明沐春英之子也。勇沈有父風。襲封西平侯。嗣鎮雲南。善拊循。與下同甘苦。斂退謙抑。雖身膺封疆。不殊寒素。洪武二十八年。越州蠻阿資恃險屢叛。春與都督何福共討之。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

賊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諜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不意。擣其巢。遂擒資。斬之。越州平。三十年平緬蠻。刀幹孟叛。春乘夜渡潞江。連破三砦。幹孟乞降。上不許。三十一年八月卒於軍。其弟斯永樂中官駙馬都尉。接明史成祖嘗遣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祀武當焉。春在鎮七年。修屯政。鑿鉄池。河灌宜良。潤田數萬畝。雖大旱不竭。民世德之。

明沐晟。黔甯王英子也。襲侯封。永樂三年八百酋叛。晟討降之。四年安南變。詔新成侯張輔。西平侯沐晟。征鄒賊。驅象迎戰。輔晟乃書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反走。賊大潰。五年春。又擊賊於

清真釋疑補輯

皇

木九江。斬三萬餘級。五月賊入富良江。大軍夾岸迎戰。命都督柳升等以舟師橫擊。時久晴水涸。賊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遂畢渡。至奇羅海口。獲黎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論功。進晟爲黔國公。六年交趾亂。晟追陳季擴。大破之。十二年敗賊於愛子江。季擴走老撾。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遂縛季擴。送京師。斬之。詔晟留鎮雲南。晟撫殺夷人以恩。有以禮來見者。必延接歡宴。由是遠近化服。在鎮四十年卒。諡忠敬。

明沐昂。晟之弟也。洪武十八年平緬。宣尉使。思任發叛。昂統兵擣其巢。任發走。孟養遂平之。留鎮雲南。正統間任發復爲邊患。緬人

縛以獻。昂斬之。函首送京師。昂雅性素謙。喜與文士交。嘗輯官雲南及謫戍之詩爲滄海遺珠集。刊行於世。在鎮尤多盛德事。時參政陳遜有學。守卒於官。囊無遺貲。昂爲具棺送歸浦城。且檢身以法。示人不立崖塹。恩威並行。卒諡武襄。其子璘少而歧嶷。喜讀書。工詩。後以都督鎮雲南。輕財好客。不廢吟哦。守祖父成規。撫治有方。故夷人畏威銜恩也。蔡九霞曰。明初雲南從未設總督。蓋沐氏世守其地。屹然重鎮。故叛夷作難。旋起旋息。使交趾郡縣亦令張輔世鎮。如沐英故事。豈至復爲異域。甚矣遠徼之不可無重臣也。明海源善洪武初爲湖廣安化縣令。甫下車。倡修文廟。課絃誦。文

清真釋疑補輯

卷三

風丕振。性寬慈。視民如子。仿天方國制。以熟皮爲鞭。民有小過。但扑之。使知愧而已。由是邑人感悟。不忍欺。偶有訟者。閭里鄉老輒相勸。曰。瑣細事。何忍遽勞使君。遂中止。獄無繫囚。境內大治。沒後尸視戶額之。請祀名宦祠。

明吳諒原名馬沙。亦黑撒馬兒罕國人也。洪武十二年。選吏部員外陳誠。戶部主政李暹。使西域。至其國。凡五往返。均相得諒。遂同使臣東來。入覲。時舉止吐屬。不類遠人。高皇帝深奇之。命制渾天儀。以正前代得失。授爲刻漏博士。所著有法象書數篇。帝褒獎者。尋外特設回回博士科。以官其僭來者。並命劉基吳宗伯譯其經。

尋授諫內靈臺太史院。永樂三年隨駕遷燕京。授欽天監五官靈臺郎。世襲秋官正職。諫立朝率真無機緘。上每以長者目之。成祖雖盛怒時。輒敢矢誠規諫。帝竟霽威容納之。其子景忠襲父職。後裔繼承家學。終明之世。俱官天文生。世襲罔替云。

明鐵鉉。字鼎石。上所賜也。河南鄧州人。由國子生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五月。燕王棣陷德州。鉉偕都督盛庸等守濟南。遣千人出城詐降。伏壯士城上懸鐵板。別設伏斷橋。既而軍士失約。棣未入。城板驟下。王鞭馬馳去。憤甚。築長圍晝夜攻之。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復命庸夜出掩襲。燕軍敗去。乘勝復德州。帝

清真釋疑補輯

三四

擢鉉爲山東布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尙書。十二月燕王至濟甯。鉉屯兵東昌。斬其驍將張玉棣。以百騎還北平。後南下皆由徐沛。不復道山東。迨文皇大業既定。鉉猶擁殘兵駐淮南。已而被擒。反背坐廷中。割其耳鼻。終不同願。使啖其肉。問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命入油鑊烹之。陰令內侍以鉄棒夾之。北向。成祖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竟。油沸出爛肉。侍手其骨。雖至焦枯。仍外向。帝大驚異。詔以禮葬之。

明平安。回紇人。洪武末帥守定州。才力過人。建文三年三月。安與吳傑列陣滹沱。河南發強弩射燕兵。矢集旗如蝟毛。死者甚眾。忽

大風拔樹聲如雷。安敗入眞定。四年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香騎。王驥躍入陣。掖棣去。白溝河之戰。凡數十陣。北兵弗能下。成祖親至安。戰益力。北兵敗。安追之。馬仆。被執。燕王義而釋之。回城欲爲南攻之計。聞天下卽定。遂飲鴆死。詔曰。我朝養士。止得三人。若平安其一也。安帥定時。城澤中有虎食人。安令撓頭射殺之。患遂息。明沙王永樂初。爲河南涉縣令。清儉愛民。好巡阡陌。問與野老狎。語俚。各言其疾苦。每丁勸之種蔬。一畝以備飢饉。嘗值禾稼將熟。忽爾督民收穫。甫畢而飛蝗大至。隣邑禾被食盡。而涉民保全人。以爲神明。宰云。去之日。父老遮道攀留。至有卧轍泣下者。曰。何奪清眞釋疑補輯。

三

我慈父之速也。

明沙坤瑞。江西餘干人。孝。木天性。十六歲喪父。貧無資。典身以殮。然念及母在。恆抑制哀情以慰之。因種蔬養母。俾四時鮮味無缺。母八十餘。臥病。凡粥飯衣被。必躬操之。母沒。負土成墳。哀毀骨立。廬墓三年。未嘗見齒。蓄一犬隨之。見其號泣。犬亦悲鳴。並有兔蟻時卧廬側。爲伴。無所驚逃。人以爲馴。兔伏蟻之異。皆純孝所感。守令上其事。賜粟帛。蠲徭役。以旌之。時。邑人有娶妻。後卽與親離居者。視沙至行。遂痛哭悔責。而歸。數百里外。孝感者眾矣。

明沙金陝。西延安人。嘉靖中任威茂參將。爲人峭直沈雄。節法嚴。

明軍容遂爲諸邊冠威振一方人號沙家軍性樸素蔬食布衣杜饋遺絕苞苴軍民安靜恂恂有儒者風焉

明回謙江南巢縣人性磊落不爲吟性總角時便有清操以博雅雄一時宣德中任監察御史言事激發丰裁凜然故權貴側目羣小斂跡尋擢慶遠府太守上安下全不數年而化行德普民人歌頌之弗衰

明直茂湖廣公安縣人少穎悟於書無不讀下筆數千言滔滔不竭書法尤超妙性清樸雖貴顯如寒士登天順甲申科進士廷試時上不識其姓問內閣李賢對曰直音同陝卽以御筆改爲陝其

清真釋疑補輯

三真

族先有改直爲閃者按明史永樂中有永州判閃靄焉

明陳大策沔國公八世孫也正德中官北京後軍都督府時武宗留心諸教嘗面訪之陳進呈天方國經三十卷繙譯詳解上大悅謂侍臣曰諸教之道皆各執一偏惟清真認主之教探原於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御製詩云一教元元眾教迷其中奧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誰按明史武宗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習韃靼語自名忽必烈習清真語自名妙吉敖爛習番僧語自名碩古班丹

明達雲涼州衛人萬曆初歷官甘肅參將收復松山拓地五百里

加太子少保當青海酋永邵卜爲邊患時。雲於番人來歸者結以恩信。使之繞出朵爾峽外。自擬精卒二千來擊。大敗之。名震西陲。戰功第一。

明王岱輿。江南江甯府上元縣人。祖籍天方國。洪武初。其祖入貢金陵。帝召問歷法天文。頗能精通。改正從前之謬誤。授職欽天監。賜居南京。准免徭役。岱輿世承家學。幼習經文。長讀儒書。自六經論孟。以及周程張朱之學。靡不博覽貫通。因慨然以繼往開來爲己任。偏游天下。訪道尋師。越數十年。若有心得。遂著正教真詮四十一篇。刊行於世。爲清真教中第一漢譯本也。

清真釋疑補輯

三

明馬雲衢。字膺。字雲南。元江州人。天啟間。官教諭。嚴毅自持。勤於訓課。風俗爲之一新。尋遷天河縣令。到官。有廉能聲。境中峒番肆出設法。剿之一日。方宴客。忽有寇警。因卽席授方略。使捕之。酒未竟。悉捨以來。客大驚服。解任歸里。囊橐蕭然。民人設祖道供帳。凡數十里。至歎息泣下。有峒番擁輿長跪。請見曰。仰公德威。求一識面耳。

跋

是書之輯也。區區百餘篇。寥寥千餘言。而且懇懇付梓者。非一人。羣起校參者。非一日。似宜早訂成帙矣。然而其間竟歷有許多劫。數焉。溯自道光年來。金陵大難。書之原板盡付灰燼。此第一劫也。厥後山左同人。翻譯殘本。欲擬重修。又值咸豐年南搶北竄。幾遭焚掠。此第二劫也。旋即攜之北上。以爲京師之大。或不無同教高。明籍資參助。乃抵都徧訪本教讀書人。少惟吾鄉馬符齋侍御。由道轉科。曾與商閱一二。頗有筆削。奈不數月。以疾捐館矣。此第三劫也。嗣遇津門馮雨濱教習。見而悅之。願加點竄。未竟其業。遽以

跋

三

邑侯分汴省之官。未朞月而沒。此第四劫也。因而蓄以待質者。又數年。日盼就正。如渴如飢。忽一公車至。自道南京劉某。久聞是書。欲假觀之。遂欣然出全稿呈政。竊謂庶得一同心人矣。越數日。尋蹤往拜。竟渺然不知其鄉。檢查南榜。並無其人。始知竟被騙去。此第五劫也。當時愧悔無地。未嘗不私自責曰。道力未堅耶。結念未誠耶。何犯造物之忌若此耶。徧啟同人。函訪中外久之。同治癸酉秋。津門穆瀛仙茂才來京。鄉試。猝將原稿袖至。面述曰。係前從馮先生處所藉錄者也。噫。眞有心人哉。於是大喜。重爲雙校。有不知者。仍舊闕之。次年春闈。粵東粵西滇南直北。同教諸孝廉至。互相

傳觀大加校正。有馬敬齋大令。留京候選。尤多註釋。延至光緒初年。而補輯者全。復有汴省龔匠山教習。搆人物考本。內載同教文武官弁代有名人。計至前明而止。國朝人物尤盛。容續錄之。至是而書之文義。乃燦然大備也。無如自諸孝廉散而之。官分省旋。皇後都門求一能繕是稿者。仍不可得。簿書鞅掌。擗管無期。則是書之成。仍不可必。後遇宣郡候選縣丞玉潤堂。德隣吾鄉候選從九品丁來軒。復齋勸助鈔錄。未幾而書已脫稿。始可望刊行有兆。嗚呼。奈一詢劄劂工。款費頗鉅。在京捐廉者無幾。依然又將中止矣。幸有 記名提督銜色巴圖魯左冠廷軍門。寶貴遠聞此舉。慨

跋

一頁

然以身任之初。爲一諾之函。繼以百朋之錫。並屬有不足者。當源源濟之。其生平好義。刊刻善書。不一而足。於此益信盛名之不虛也。夫然後鳩工開雕。刻期歲事。是書居然刊行矣。迴憶前此閱歷。層累曲折。至於此極。而今始得告厥成功。信乎善事之遇合。良非易耶。功德之無量。有專歸耶。乃益歎造物之妙。其於默默中。留茲正綫之延。幾歷百端之苦者。實早示人以不勝鄭重之思也。謂非是書之大幸歟。又豈獨是書之大幸歟。因再述其顛末。以告夫世。是覽是書者。慎勿以其淺而忽之。

光緒辛巳季春中浣之吉 東魯晉徽氏重識於鶴廳官廨

